





公羊義疏四之四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疏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彼注引何氏廢疾以
 為即日為美其不日皆為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為惡耶
 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為信至此日以為美義相反也鄭
 君釋之曰柯之盟不日因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為平
 文從陽穀已來至此葵邱之盟皆會諸侯以天子之禁桓
 德極而將衰故偪日以美之至此不復盟矣劉氏逢祿廢
 疾申何云以不日為信又以日為美不幾於亂乎春秋美
 人之功不于其方盛而於其將衰者未之間也扈之盟書
 甲寅者亦將以為美乎齊氏召南考証云穀梁以為美公
 羊以為危合之祇當孟子一危字葵邱之會桓之極盛而
 衰之時也按齊氏可謂調人劉兆矣包氏慎言云九月戊
 辰盟于葵邱月之十六日按當十四日

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

人也

言賈此言賈澤舊疏云蓋一地二名也彼為盟此言

會者蓋先會後盟彼舉其重此舉其初言也按上二年釋文云二傳無澤字則陸本彼經亦作賈澤矣繁露精華云齊桓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至於救邢衛見存亡繼絕之義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陽澤之會是也新序九云齊桓公時江黃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賈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

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屬善義兵是也

會不書者叛也叛不書者為天子親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為天子下為桓公諱也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也疏繁露精華云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

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而九國叛矣蓋鉄論世務云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名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史記蔡澤傳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邱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按汪氏申述學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為數二乘一則為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復歸於一十不可以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制禮一二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為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為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不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馬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三思而後行三嗅而作孟子三咽此不可知為三也論語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果為三也故知三

者虛數也楚詞雖九死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則此之叛者九國亦不必果為九國也蓋九之為言多也言叛者眾非實有九國猶漢紀言叛者九起也注下伐至是也。下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云月者善錄義兵厲侯邱之會叛天子之命者是也通義云九國未聞蓋微國若江黃道柏之屬左氏稱晉侯如會遇宰周公而歸亦叛者之一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桓公之盟至于葵邱盛矣而九國解體亦遂蘖芽於此故春秋危而日之言手持盈易傾居盛難濟以冲慎會終之道所以深惜桓公而為之尸大名矜大功者戒焉注會不書者叛也。舊疏云厲等九國亦在于會而葵邱之會不書者以其叛天子之命故也注叛不至諱也。以上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于葵邱也所謂為尊者諱為賢者諱也注會盟至與盟。義與上五年首戴同何意若舉重則當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盟于葵丘矣時宰周公不與盟故上書會此書盟會盟兩舉也舉重者如文十四年公會

宋公已下同盟于新城莊十六年二十七年書公會齊侯宋公已下同盟于幽之屬會輕盟重故舉其重也不與釋文作不預音豫葉鈔本豫作預則正文不當作預按注云不與盟釋文必本作不與音預既改正文不與為預遂改小字音預為豫矣左傳亦稱宰孔先歸又云遇晉侯曰可無會矣不言可無盟是其不與盟也

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注亢陽之貌疏此以振釋震也史記

隱震一作振荀子正論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注振與震同易恒振恒釋文本作震是震振古音義通故震義猶言振振也詩周頌振鷺于飛傳振振羣飛貌則有亢象故管子七臣七主云振主喜怒無度注動發威嚴謂之振也此之震而矜猶彼之振主也注亢陽之貌。易乾上九云亢龍有悔文言傳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即震義也

甲戌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疏左氏穀梁甲戌

異文箋云經書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甲子晉侯詭諸卒杜氏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

赴然左氏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矣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在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據此則獻公之卒實左毅經作甲子或論一字包為九月二十一日似得其實左毅經作甲子或論一字包氏慎言云甲戌晉侯詭諸卒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日通義云杜預於此云書在盟後從赴其於襄二十九年閏秋吳子餘祭祭吳子使札來聘又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若以赴告先後書者何不退弒餘祭于札聘之下兩注自相乖碍預作長麻推驗日月經未必誤輒謂之誤此實誤轉謂不誤抑惑之甚按繁露隨本消息云晉獻公卒齊桓為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則上葵丘之會晉後在焉故左傳有宰孔語晉侯事今公羊傳文不載當見之公羊內傳諸書也詭諸左氏作侂諸晉世家云武公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注獻公詭諸也隸釋鄭固碑造膝侂辭洪云碑以侂為詭云詭侂通也注不書至子也○上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繁露王道云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為秦所滅從驪姬起也又

云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通義云不葬者里克弒先君之命嗣與弒君同罪奚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為奚齊討賊即為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也知不然者公子遂弒子赤宣公之立與晉惠同其時亦未討賊文公何以書葬故范注毅梁云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亦取公羊為說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為申生子不孝則為商臣而晉亦葬有奚齊與卓子之弒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亦不書葬也舊疏云凡君殺無罪大夫例去其葬以絕之

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疏左氏毅梁毅作殺公羊釋文

按毅弒音之轉左氏釋文毅如字又音毅謂公羊也經韻樓集云僖九年左氏釋文經殺其君之子如字又音弒傳同公羊音試按此條極謬云如字是在喪之君可稱殺也云如字又音弒則岐惑不定也云傳同不知左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弒其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卓于朝兩言殺記事之文也

一言弑述經之文也本不亂而後人亂之其云公羊音試則公羊本不作殺公羊經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此公羊經之作弑了然其穀梁經本亦作弑其君之子無疑今石經及板本皆作殺非也坊記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隱枯聖經以一弑領二君今亦譌為殺字則亦陸氏之憤憤耳今人左傳穀梁讀本及胡安國本奚齊作殺卓子作弑學者乃疑未成君可以不云弑按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十月里克弑奚齊于次亦承用左氏記事文也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注据弑其君舍不

連先君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弑君名未明也疏注据弑

○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

注連名至明也。舊疏云言名未明者弟子本意正欲問弑其君之子而連奚齊何之者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為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為是被弑之故稱

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是也是以將名連弑間之欲使後人知其稱名之義

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

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

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加之者起先君

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弑名可知也弑未踰年君例當

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疏校勘記云閩監

鄂本宋本殺作弑按釋文則此經弑多作殺或讀為弑以

意求之唐石經以下本皆作弑此作殺為岐出然殺可讀

弑弑不可讀殺也通典引異義未踰年之君繫父不公羊

說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

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于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為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父已葬謹案禮制君薨未葬已葬儀如有差嗣君號稱亦有差左氏說是也按鄭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于其封

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是鄭駁當從公
羊義也曲禮下正義云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
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既葬
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
僖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及文元年公即位是也按昭十一
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何休
云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
齊商人弒其君舍舍為君商人弒也襄二十九年吳子
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
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尚稱名公羊云伯子男一
也詞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葬稱名無餘罪致貶左氏之
義君薨未葬未行即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葬
雖未踰年則稱君晉里克弒其君卓子齊商人弒其君舍
是也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
君故云子也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子卓十年死以卓子
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
故稱君二傳不同也按君雖未踰年先君雖未葬其稱子
某稱子屈於所尊也臣下則當君之不得以嗣君稱謂有
殊而君臣之義亦有差別當以公羊為正
注欲言至夫同。校勘記云段玉裁云弒當作殺子者未

踰年君之號故得言殺其子嫌與大夫同故不合書也
注欲言至君同。即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皋鄭公子
歸生弒其君夷也
注故引至見矣。校勘記云坐鄂本宋本闕監毛本同或
改坐為罪非舊疏云言罪差於成君與殺大夫異矣白虎
通封公侯云國在立太子者防篡然也春秋之弒大夫罪
與弒君同春秋曰弒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弒君同也與何
意微別經韻樓集云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左氏穀梁皆作
殺惟公羊作弒孰是乎曰公羊是也曷為公羊是曰春秋
以是為未踰年君發凡也緣孝子之心不敵稱君故稱子
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子即君也公羊子曰弒其君
之子何其君之子者未踰年君之號也不書弒是在喪之
君可弗弒君之也故春秋書弒以立萬世臣道之防也然則
何不言弒其君也不沒其實也不以臣道滅子道也古者
必踰年而後即位有未踰年而遽即位者則書弒其君齊
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書弒以見商人之罪書君以見
舍之子道未盡也然則據宋子之例何不言晉里克弒晉
子奚齊也曰宋子者以世子在喪者也其君之子者非世
子而其君殺世子以立之者也又以見父道之不正也坊
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云及

其君卓者隳格之辭以一弑領二事則所據之經兩書弑明矣傳曰齊慶封之徇於諸侯也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慶封其尚知史法哉注加之至之子○舊疏云若不加之嫌君子為一人故注不解至知也○舊疏云正以傳云弑未踰年君之號止答上云其言弑其君之子何之文故云不解名矣既解言弑則書奚齊之名由弑之故明矣是以不復答之十行本知誤加也

注弑未至當月○隱四年春王正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是弑成君例日故未踰年當書月也今不月故解之注不月至略之○晉獻殺嫡立庶致被篡殺故為不正遇禍終始惡明也繁露精華云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弑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謂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為為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噫噫為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

莫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君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亦以不正遇禍痛之也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故如

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

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

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疏注書如至接也○

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故魯君臣外適皆言如所以別內外兼錄所與交接別

榮辱安危也注故如至榮之○即成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彼注云

月者善公尊天子是注如齊至安之○如齊此書正月之屬是也如晉即襄二

注如齊至安之○如齊此書正月之屬是也如晉即襄二

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彼注云月者漢梁之盟後中國
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是與此桓公德衰獨能念恩朝
事之故善錄之同也

注如楚則月危之。即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彼注

云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按同書月而義各有當董

生所謂謂春秋無達辭也朝聘例時而書月故分別辭之

注明當至己者。尊賢慕大謂如齊晉則月安之也無友

不知己謂如楚則月危之是也無友不知己論語學而篇

文

注月者至錄之。閔二年傳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

立僖公而滅魯是僖本齊所立也桓公德衰見叛見上九

年通義云如例時致亦時唯以正月行或正月致者必月

重始月也猶存君之義也然則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

書月何為乎

狄滅溫溫子奔衛疏大事表云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三

溫縣西北為濟水又東過其縣北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

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周圻內國司寇蘇忽生之邑也春

秋狄滅溫溫子奔衛周襄王以賜晉文公濟水南歷隰公

台西皇覽曰溫城南有隰公台基址尚存

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疏釋文君卓子左氏經

十八年傳云其嬖生卓子則卓子本二名左穀經作卓或

脫子字也史記晉世家卓子作悼子曲禮疏公羊以奚齊

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

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

也按嗣君之稱子稱君未聞以葬未葬分別也左氏非通

義云坊記稱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

卓蓋不修春秋文如是誤以兩弑為一年之事左氏魯之

史官故其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

公子卓于朝亦誤以兩弑為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弑在下

年似据晉乘而改正之也於此足明俗儒謂春秋但因魯

史者之妄陋按如舊史則奚齊卓子之弑相距兩月同是

未踰年君何以書法兩異故知左傳誤也坊記所引自是

隳楛二事領以弑字非必舊史即在一年當如段氏說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

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

荀息注据與孔父同疏何賢乎孔父注据叔仲惠伯不賢此言据與孔父謂亦据叔仲惠伯矣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

以奚齊卓子皆立疏也注不食至亡之爾雅釋詁云食偽

魯人食言文選思元賦疾防風之食言法言重黎篇不食其言彼注皆云食偽也逸周書皇門篇媚夫有適無遠乃

引孫爻云食言之偽也按僖十五年左傳我食吾言又哀元年傳不可食已杜注並云食消也蓋言既出而復背如

飲食之消與偽無異因謂食為偽此食言之本意其實食不得訓偽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背惠食言成十六年左傳

瀆齊盟而食語言皆謂不食其言也故湯誓偽孔傳訓食為盡與何杜義同經義述間云食偽也孫郭皆以食為虛

偽而証以湯誓朕不食言韋注晉語亦以食言為偽言皆非也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為自食其言食者消滅之義非

虛偽之義也哀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若

以食言為偽言則與能無肥乎之義了不相涉矣而某氏書傳乃以食為盡其偽言不實正義言而不行如飲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則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食言不幾於穿鑿而失其本指乎注以奚至皆立。舊疏云欲指不食其言之事狀矣

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疏莊二十八年

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人生奚

齊其姊生卓子韋注女子同生謂後生為姊或以卓子為其同生所生故統謂為驪姬子焉晉世家獻公五年伐驪

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又云十二年驪姬生奚齊又云驪姬弟生悼子皆與左國

同唯穀梁傳云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日奚齊雅曰卓子正與此同唯此無伐虢說耳

荀息傅焉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

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

節馬疏

上九年左傳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注禮諸至節馬口大戴保傅篇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
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
注小學謂庫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
童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為八歲
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
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賈子容經云古者年九歲入就小
學履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履大節焉業大道焉
書疏引書大傳云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大
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十五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
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
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長幼之位然則書傳所說
公卿大夫適子之制此及戴禮所說天子諸侯世子與故
後漢書楊終傳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
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大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是也白虎
通又云天子之太子諸侯之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重
先王之道也故禮曲禮曰間有來學無往教也易曰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小學大學者白虎通又云小學經義之
宮大學辟雍鄉射之宮按四代小學大學質文相變自為

公卿適子以下入學之所天子諸侯世子似不必拘彼制也

驪姬者國色也

注其顏色一國之選疏

辛氏三秦記云漢昭

而國色吳志周瑜傳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有國色

獻公愛之甚疏

左傳莊二十八年云驪姬嬖是也晉世家伐
云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欲立其子疏

晉語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晉世家獻公
近秦屈逆程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

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
居絳以此知太子不立也莊公二十八年左傳亦載此事

又彼閔二年傳云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
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又彼二年傳公曰寡人有子未

知其誰立也穀梁傳麗姬欲為亂注亂謂殺申生而立其
子又上四年左傳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皆欲立

其子事也

於是殺世子申生疏見上五年

申生者里克傅之疏穀梁傳曰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

是里克申生傅也左傳上四年云公殺其傅杜原款蓋亦申生傅

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注獻公自知

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疏注獻公

○左傳上九年云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

公子之徒作亂是其後患也又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名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晉世家獻

公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夫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是其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

荀息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荀息

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為奚齊卓子來動已故答之云爾疏

反猶復也晉世家又云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

息為相主國政上九年左傳又曰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

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亦即生者不愧之義史記趙世家云諺曰死

者復生生者不愧則此當是成語故荀息引以答獻公也注荀息至云爾校勘記云答鄂本宋本闕監毛本答作

答非察言觀色見論語顏淵篇此斷章取義也

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

幼注長謂重耳疏注長謂重耳殺正謂申生重耳次長故

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

荀息曰君當訊臣矣注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

不可負疏注上問下曰訊詩小雅正月云訊之占夢傳

訊問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訊不言注訊問也

國語晉語云君其訊射也注訊問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即訊太子索隱引樂產云訊問也雖皆止訓問實皆上問下也故今問獄亦謂之訊
注言臣至可負。晉世家云吾不可負先君言以上言君故下仍順前言稱臣也通義云此自息對里克稱臣耳士大夫得相稱臣者謙欲比其家臣然也若史記聶政對韓仲子曰臣幸有老母又曰枉車騎而交臣韓信過樊將軍噲噲曰大夫乃肯臨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義亦通

臣對曰使死者反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疏

上九年左

傳又曰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晉語荀息又云我對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和我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而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此言信內外傳言貞一也焦氏循左傳補疏云杜云荀息稱名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按假途伐虢全用荀息之謀息非無遠謀者也左傳稱息言竭

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三怨將作不食其言引白圭之詩以美之無譏詞也夫經書卓為其君則不可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為君也既正其名為君則弑之者為賊而死之者為忠矣荀息之不能殺里克猶母邱儉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引死者反生者不愧二語以美母邱儉蓋儉之受顧命亦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荀息以美儉則預譏息以例儉可知按穀梁傳亦云以尊及卑也荀息閑焉是亦以書及為褒詞

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子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

息死之疏晉世家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

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晉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左傳上九年亦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起時莫不背死鄉生去敗與成荀

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
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疏左傳又云君子曰詩所謂白圭
為也荀息有焉晉語稱荀息亦云君子曰不食其言矣繁
露玉英云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
晉荀息死而不聽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
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
死之責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責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
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
注起時至同義。舊疏云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
大夫孔父彼注云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
明當封為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今荀息一
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亦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
通當封為附庸不絕其祀以重社稷之臣也按褒荀息又
以屬時之背死鄉生去敗與成者也通義云所事不正得
為賢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
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
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
荀息死先君之命是以賢之也

注不日至略之。舊疏云成君見弑者例書日今此不日
故解之按略之與弑奚齊不書月同義漢書叔孫通傳昔
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國亂者數十年為天
下笑後漢書崔琦傳外戚箴曰晉國之難禍起於麗繁露
王道云晉殺公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
國大亂四世乃定皆不正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疏杜云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

注据衛人殺州吁疏注据衛至州吁。即隱四年九月衛

惠公之大夫也注惠公篡立已定晉國君臣合為一體無所

復責故曰此乃惠公之大夫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疏晉

云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
韋注鎮重也芮冀芮也惠公以里克為重知己為惠公大
夫矣

注惠公至言之。惠公宜絕而立故為篡里克為之臣已

為一體里克宜討非惠公所得討故不以討賊辭予之明
惠公亦在討也
然則孰立惠之注欲難殺之意疏注欲難殺之意。正以欲
難其立以明惠之立由里克

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疏晉世家云里克等
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
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
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于梁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
遂封子於汾陽之邑晉語公子夷吾私於公子繫曰中大
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是里克逆惠公
事也

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
注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時皆幼小疏注孺子至幼小。
蚤寢晏起注孺子小子也國語晉語云孺子何懼注孺子
也書洛誥云孺子其明鄭注孺子幼小之稱說文子部孺

乳子也一日輸也輸尚小也文選出通賦

注應幼曰孺小也蓋孺本小稱故年之幼小者稱孺子

因之人君初即位者亦稱孺子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

以孺子為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攷諸經傳則天子以

下嫡長為後者乃得稱孺子金勝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

成王也晉語杜原款稱申生為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為孺

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為孺子而舅

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為君也孺子謙之喪哀公欲設

撥亦以世子待之齊侯荼已立為君而陳乞鮑牧稱為孺

子其死也謚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樂盈為

晉卿而胥干稱為樂孺子左傳稱孟莊子為孺子連武伯

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

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

羞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之者也內則異為孺子室於

宮中祇見孺子亦貴者之稱惟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

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為童子通稱與

孟子同按此為惠公稱奚齊卓子語自以其幼小稱為孺

子耳必不以為後之稱稱之也

又將圖寡人注如我有不可將復圖我如二孺子疏穀梁傳曰里克

所為殺者為重耳也惠公知其欲立重耳故曰又將圖寡人彼傳又曰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為爾君者不亦病乎

疏通義云病苦也左傳公使謂之曰微

夫為子者不亦難乎晉語惠公既即位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

於是殺之

疏左傳述里克對曰不有廢者君何以與欲加之

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與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穀梁傳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罪也

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

注据齊小白入于齊

莊九年

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

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予當絕

還入為篡文公功足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

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為文公諱故也為文公諱者欲明文

公之功大也語在下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

秦納文公故出奔惠公文公出奔不書者非命嗣也

疏注

豫至渾矣。通義踊上也以文公之出故而上諱及於惠公也將言惠公之入懷公之出則不得不言文公之入其篡不可掩矣讀書蔽錄云踊當是通字之譌傳中通可以已也文凡三見昭三十一年傳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義與此傳略同關西言渾亦與通義相近按踊

豫雙聲為訓

注獻公至出奔。上四年左傳云驪姬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世家云此時重耳夷吾來朝

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請殺太子驪姬恐因諧二
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
吾走屈保其城自脩守
注不予當絕。定十四年注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舊疏
云同姓之臣尚無去義况父子乎且惠公文公庶子假令
不去亦不殺之故知去父當絕也按舊疏非也据左傳及
晉世家姬譖二公子與申生同謀則惠文不去未必不殺
也娶之子無去父之義禮記檀弓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
哉夫何易行之故皆當絕也
注還入為篡。文公惠公既當坐絕則還入自宜坐篡義
本相因所以明父子之道也
注文公至故也。惠公卒見下二十四年則懷公出文公
入當在彼年左傳謂晉文公殺懷公于高粱公羊言懷公
出三傳異各有所据出蓋謂出奔高粱也
注為文至在下。下二十年云晉侯入曹執曹伯與之
稱侯以執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注据秦稱師錄功又傳大夫不敵臣注云秦稱師助
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廢進之文公之功首在伐楚又左
傳記有文公定襄王事故知文公功大也
注懷公至子也。下十七年左傳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

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
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又
二十三年左傳懷公命無從亡人杜注懷公子圉
注惠公至出奔。晉世家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
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秦繆
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為內應殺懷公于
高粱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與左傳殺懷公于高粱同
世家又云懷公圉奔高粱戊申使人殺懷公明出奔即謂
高粱也呂覽原亂篇云惠公死圉立為君是為懷公秦穆
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粱立
重耳是為文公
注惠公至嗣也。莊二十八年左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
戎子生夷吾皆庶妾所生故非命嗣
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疏莊九年齊小白入于
之諱也

桓公之享國也長注享食疏闕文

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疏繁露玉英云故齊桓非

弗宜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以自

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洗也遂為賢君而伯諸侯使齊

桓背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戮乃幸矣何霸之有魯桓忘其

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

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

咎吉此之謂也

文公之享國也短疏晉世家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

位為晉君九年晉文公卒是享國短焉

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注桓公功大善惡相除足

封有餘較然為天下所知文公功少嫌未足除身篡而有

封功故為之諱并不言惠公懷公出入者明非徒足以除

身篡而已有足封之明較也美不如桓公之功大疏注齊

桓至

所知。齊桓功大則上元年城邢二年城楚丘四年伐楚

之屬是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譎讀如主文譎諫之譎

二伯無所優劣春秋書晉文則為之諱本惡故曰譎而不

正齊桓之篡則從正例公羊子言之詳矣

注文公至功大。通義云明文公無存亡繼絕之善其功

秋七月

冬大雨電疏左傳作大雨雪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亦雨雪雨

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電盛陰雨雪凝

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電者陰脅陽

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大戴天圖篇

陽之氣專而為電陰之氣專為霰霰電者一氣之化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夫人專愛之所生也疏注夫人至生也

而專取君愛故生此電災五行志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

雪劉向以為先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

公羊經曰大雨電董仲舒以為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為夫

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電皆為有所漸脅也行

專壹之政云何氏與先儒義同續漢志注引考異郵云陰
氣之專精凝合生雷電之為言合也以妾為妻太尊重
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田相去之心同輿參駟房
社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失人施而不博陰氣凝而見成初
學記引漢舍孽云專一精并氣凝為雷宋均注謂若魯僖
公脅於齊以妾為妻尊重齊勝無迴曲之心盛陰水氣乃
使結而不解散皆與夫人專愛義合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不鄭父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經無父字

按今左氏有父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僖十年左傳遂殺
不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傳無父字則經無父字可知故公
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今本左氏經有父字或後人從公
穀經增公穀有父字亦衍文差繆略云丕公羊作邳按今
注疏本及石經公羊並作丕本字不隸之變得石經尚
書及山陽太守祝睦碑涼州刺史魏元平碑梁相費汎碑
趙相劉衡碑丕字皆作丕蓋一在不字中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疏

通義云夫人與君親則同體分則君臣公及夫

人云者以尊及卑之辭也杜云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
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義或然也

秋八月大雩注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疏

穀梁云雩得雨曰雩不得

雨曰旱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
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
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君
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
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
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
也旱而不害物因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
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
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
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
而無災耳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
平之時不雨即為異莊之冬不雨未嘗歷時僖之正月四
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有深淺早則示災不雨則
示異異大於災天之感應天變有本末本則修政末則雩
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德以禳異修本末以禳災
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譏其事天之怠也皆閔

民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
注公與至之應。謂上陽穀之會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黃狄侵衛

疏元志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沈氏欽韓云今麻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

蓋五誤為三包氏慎言云經書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傳例言日不言朔非失在朔前即失在朔後庚午為三月之二

日失在後也劉歆以為二月日食劉孝孫推庚午為三月朔按以麻推之庚午實三月朔穀梁作正月誤石經正作

三也注是後至侵衛。見下及十三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楚滅黃狄侵衛鄭玄滅杞劉歆以為三月齊衛分

滅黃狄侵衛鄭玄滅杞劉歆以為三月齊衛分

夏楚人滅黃疏舊疏云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然則滅例月而此不月者所

傳聞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

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齊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通義云不諱者責齊桓也用穀梁

義新序善謀云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

方存危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

澤桓公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

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凌夷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

不能救末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子政說穀梁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白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穀梁亦作杵杵處音同段借字陳世家云莊公七年少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四十五年宣公卒包氏慎言云十二月

無丁丑十一月之二十四日也按丁丑為十一月之十二日

十有三年春秋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注桓公自賈

澤陽穀之會後所以不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後小國言

從令行大國唯曹許以上乃會疏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

疾范不具載鄭釋者以數九會異於鄭故也杜云鹹衛地

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大事表云在今直隸大名府開

州東南六十里文十一年得臣敗狄于鹹自為魯地水經

注瓠子河篇河出東郡濮陽縣濮水徑其南故曰濮陽沛

公守濮陽環之以水張晏曰依河水自固春秋會于鹹杜

預曰濮陽有咸城者也續漢郡國志云古鹹國一統志鹹

城在大名開州東南六十里

注桓公至乃會○上二年傳云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

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三年傳云此大會也曷為末言

爾注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言無不從曷為用盟哉

自後皆從彼法故不復書小國也上五年左傳云江黃道

相方睦于齊皆弦姻也明附從者不獨江黃矣

秋九月大雩注由陽穀之會不恤民復會于鹹城緣陵煩擾

之應疏注由陽至之應○上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

城緣陵是也按與上十一年秋八月大雩所應同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疏杜云緣陵杞邑大事表云在今

通登萊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蓋是時淮夷病杞齊桓遷

之稍北以自近如楚遷許于葉吳遷蔡于州來然杜注杞

地則仍為杞地之錯入于齊者耳至襄二十七年杞復遷

于滄于蓋城杞即城滄于是杞復遷滄于之証也今縣東

南三十里有營陵故城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營陵下云或

曰營丘應劭曰師尚父封于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丘即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一統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紀要云在縣東南五十里

孰城之注諸侯不序故問誰城疏通義云板本作孰城之二

成石經年首缺三行第四行自為不言起以彼恒率行十字推之是無之字也按以下答城祀文義釋之無之字是也

注諸侯至誰城。舊疏云按上二年注云據內城不月故問之然彼經書月故得此解此經不月傳云孰城之漫道諸侯無所指據緣陵之號由來未有故怪而問之通義云欲言內邑無為諸侯城之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按如傳意以城祀答孰城之當是問所城何城之意故孔以傳文之為衍文何氏以諸侯不序解之似未當

城祀也曷為城祀疏通義云曷為不言城衛主問經文曷為備是也

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注以下皆狄徐也言脅者祀王者

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亡疏通義云以祀南瀕莒徐故也

上十三年傳以為濮夷病祀按此之徐蓋徐戎也書費誓

序徐夷並興又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大雅江漢序

云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常武篇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魯

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闕宮至于海邦淮夷來同

又云保有鳧繹遂荒徐宅禮記檀弓記容居于邾婁考公

之喪稱其先君駒王知徐之負強僭號已久莒亦即於夷

則此之徐莒即左氏之淮夷與

注以下至徐也。下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

徐者為滅祀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文七年徐伐莒注謂之徐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先

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徐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為莒狄之爾

注言脅至而亡。九經古義云恐曷即漢律恐獨也陳羣

新律序云盜律有恐獨漢書王子侯表曰葛魁侯戚坐縛

家吏恐獨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雞免承鄉侯德

天坐恐獨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藉陽侯顯恐獨國民

取財物免師古者謂以威力脅人也音呼葛反按今律有
恐嚇取財即恐易也戰國策云恟疑虛惴高誘曰喝喘息
懼兒惴正字曷段借也俞云國雖微弱無因恐曷而亡者
何解非也脅當讀為協幹而殺之二協字亦作擗廣雅釋
詁擗折也凡物折之則分故折有分義楚詞惜誦篇令五
帝以折中今王注折分也徐莒擗之者謂徐莒擗而分之
也元年傳曰孰亡之蓋狄滅之二年傳曰孰滅之蓋狄滅
之彼惟狄一國而故直曰滅之此則徐莒二國故不直曰
滅之而曰擗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按以脅為擗又以擗
為折又以折為分未免迂回王者之後尤微者言比陳宋
尤微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又太史
公曰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是也

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也疏繁露滅國上云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
立之同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

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則救之則救之可也注輒發傳

者與城衛同義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
存之外城不用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疏注輒發至同

年通義云輒發文實傳者三城各異書故須明之爾
注言諸至存之。通義云故不斥齊侯直摠眾國辭而已
城楚立不言諸侯此言諸侯者起即會鹹之諸侯也又云
實與故諸侯無貶辭文不與故不使齊侯主之穀梁傳曰
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
衰矣注引何氏廢疾云按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
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之耶鄭君釋之曰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
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
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

事安得以難也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桓德之衰實始于
葵丘此存杞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
侯則無以知為會賦諸侯猶城邢必復言師也不序以明
其散失之按楚立為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此為桓公德
衰待諸侯乃能城故特摠言諸侯也
注外城至明矣。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城西郭是
內城不月也上元年夏六月城邢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是外城月也此外城不月則以文言諸侯足起為外城無
為書月矣

公羊義疏四之五

何氏解詁

句容陳玄學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疏穀梁傳鄆作繒

紀申侯怒與繒西戎犬戎攻幽王正義引括地志云繒縣
在沂州承縣古侯國孔子世家云吳與魯會繒正義亦引
括地志故鄆城在沂承縣西地里志云繒縣屬東海郡也
按漢地志東海郡繒故國禹後莽曰繒治後漢書方術傳
公沙穆傳遷繒相注繒縣屬琅玕郡繒漢郡國志琅玕國
繒侯國故屬東海晉書地理志徐州琅玕國繒縣故杜云
鄆國今琅玕鄆縣蓋漢屬東海後分隸琅玕也國語周語
杞繒由太姒又云杞鄆猶在晉語甲人繒人中州金石記
漢開母廟石闕銘杞繒闕晉荀子堯問篇繒丘之封人注
繒與鄆同蓋鄆繒通也說文邑鄆鄆如姓國在東海以邑
曾聲自是正字一統志防山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三十里
周八里高二里孔子合葬于防即此鄆縣故城在嶧縣東
八十里

鄆子曷為使為季姬來朝注據使者臣為君銜命文也疏通

云使乎季姬者為季姬所使也
注據使至文也。禮記檀弓云銜君命而使論語子路兩言使於四方皆臣為君銜命之文

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使來請娶已以為夫人下

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

遮鄆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故卑鄆子使乎季姬

以絕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疏注使來至是也。穀梁傳

朝請已為妻書歸者下十五年季姬歸于鄆是也白虎通

嫁娶篇聘嫡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

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姊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謂此

注男不至親許。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

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按詩名南野有死

廣序云惡無禮也箋云無禮者謂不由媒妁也孟子滕文

公下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

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其謂親求親許者與舊疏云男不親

求即昏禮不稱主人之屬是也女不親許即致女之禮是

也注魯不至無異。下十九年注云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

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為婚也故通義云季姬者伯姬之

媵也伯姬許嫁邾婁於上九年卒禮嫡未嫁而死媵猶當

往故是時魯致季姬于邾婁行及防遇鄆子而悅之使來

請已僖公許焉白虎通義曰伯姬卒時姊季姬更嫁鄆春

秋譏之此文是也鄆之君以一女子故躬汗血于邾婁之

社後有有國而欲色者可以戒矣潛研堂答問云問左氏

公羊說各殊范甯駁公羊說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

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歸甯之說謂近合人情其

理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為末世無禮容或有之如姜氏

如莒之類魯為秉禮之國何蕩撫若是其甚乎曰吾友褚

摺引刑部嘗論之曰春秋之例女既嫁則繫其夫國如紀

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經書季姬

及鄆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鄆不繫以鄆則為未嫁之

女可知烏得言歸甯乎齊高固先書逆後書及已嫁之辭也季姬先書遇後書歸未嫁之辭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來未嫁則從內外之辭故曰季姬及鄩子按褚氏取論極允

注故卑至之也。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鄩子也舊疏云謂絕而賤之不以為諸侯也則病之義也通義云言朝者內大惡諱也言及者主罪季姬汲汲蓋交責之意也

注月者至內也。通義云趙汭曰凡諸侯來朝恒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為下事書唯此特月以異之舊疏云正以遇例時即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之屬是也今此月者甚惡內也按魯不能防正其女令之淫泆致邾婁與鄩仇深衅結有十九年之禍故特書月以甚惡之

秋

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者何上之邑也疏杜云沙鹿山名有沙鹿土山在晉地左疏引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

梁林屬於山曰鹿為說也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元氏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焉郭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公羊曰襲邑也說曰襲臨矣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有沙亭周穆王喪感姬東征舍于五鹿其女叔姬屆此思哭是曰女姓之丘為沙鹿之異名也大事表今北直大名府元城縣四十五里有沙鹿山紀要沙鹿山在大名府東四十五里亦名女姬丘周穆王女叔姬曾居此水經注又云元城縣有沙丘堰大河所經以沙鹿山而名皆以沙鹿為山名唯穀梁傳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注鹿山足以沙為山按麻於八月無辛卯七月之五日九月之六日也

此邑也

其言崩何注據梁山言崩疏注據梁山言崩。成十得有崩道故也

龍衣也

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疏注襲者至地中說文

文為左社袍襲黑同部疑熨之段借也廣雅釋詁熨下也

命遭命者行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辜咎下流災譴

並發陰陽椒忤暴氣雷至滅日動地天絕人命沙鹿襲邑

是注忤錯也襲淪也河水淪沙鹿之邑溺殺人也白虎通
壽命云遭命者逢時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
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通義云謹按水經注言元城
縣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
鹿是矣趙訪曰地陷視山崩為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別
之俞云嘿陷入于地中而謂之襲未聞其義且如其說則
但云襲也足矣不必曰襲邑也然則何解非也今按襲者
重襲也廣雅釋詁襲重也漢書外戚傳災變相襲師古注
襲重累也沙鹿為河上之邑河岸有高下沙鹿在其最高
之處故謂之襲邑明其重累在上異乎平地之邑也凡邑
崩者何而曰此邑也其言崩何可知何解之非矣按謂襲
邑為重累其邑亦別無所考况穀梁以鹿為山足明在山
之下河之上矣襲蓋墟之借故有嘿陷之義

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注据長狄之齊

晉不書疏注据長至不書文十一年傳狄者何長狄也

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
之晉者也何以書記異也是之魯者書之齊晉者不書明
外異不書也故据問之

為天下記異也注土地者民之主霸者之象也河者陰之精

為下所襲者此象天下異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

承其業為楚所敗之應而不繫國者起天下異疏通義云

載為德而襲陷乃下不能承上之象是後大夫交政篡弒
接踵故為天下之異不可以一端言之左氏稱晉卜偃云
期年將有大咎此時五鹿地猶屬衛不屬晉也漢書又云
晉史卜之其繇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
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徙居元城而附會說之
益非實矣解詁曰不繫國者起天下異孫覺曰沙鹿梁山
崩皆非魯地而春秋書之如內辭焉此聖人之意也夫水
火之為災石鷄之為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過數日所以召
之者止於其君所以應之者盡於一國故國不可不著也
至於王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

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名之者在
于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則雖在于國不得著其國
矣顧氏棟高大事表云左傳衛地無山沙鹿崩杜云沙鹿
山名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此時當屬衛晉惠公時封域
安得到此卜偃之言乃因明年韓原之敗適與之合而附
會之耳穀梁亦以為晉山此因後日之晉而追言非實錄
也公羊以為為天下記異者得之

注土地至象也。闕文

注河者陰之精。水經河水注引說題辭云河之言荷也

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又引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又引

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水者陰河為水長故

為陰精也

注為下至之應。舊疏云即下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

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漢書五行志下之

上云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

山曰鹿沙其名也劉向以為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

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

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建大夫陪臣執命臣下

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及齊威死天下散而從楚

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

羊以為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以象齊
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為徙也左氏以為沙
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
所謂國必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
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按劉向取應至王札子晉殺
敗王師二事似遠左氏專屬晉亦未確當以邵公說為正
經義釋記云穀梁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
日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日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
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與漢志所載劉說合公羊傳
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杜注
沙鹿山名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正義曰
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為說鹿字之訓本諸穀梁
與左氏沙為山名正合杜氏統言沙鹿為山名失古人正
名之誼矣正義又引漢書元后傳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
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占之
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之後六百四十五
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徒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
五鹿之墟即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按
元城建公所言當是附會王氏無足據也齊桓卒見下十

七年下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楚人伐隨二十一年狄侵衛宋公楚子以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終于泓之敗皆霸道毀夷狄動宋襄為楚所敗事也注而不至下異。而字疑衍此決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書成周昭九年陳災書陳也成五年梁山崩不書晉義與此同

狄侵鄭

冬蔡侯盼卒注不書葬者潰當絕也不月者賤其背父國而

附父仇故略之甚也盼立不書者父獻舞見獲甸卒於楚

盼以次立非篡也疏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盼作盼闕監

注不書至絕也。上四年侵蔡蔡潰潰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按不能其國者絕奪其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殺眾殺其君之辭注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也蔡盼不能撫有其眾致令潰叛故當絕按史記世家載桓公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郟陵已而諸侯為蔡謝齊齊侯歸蔡侯則尤宜絕矣

注不月至甚也。舊疏云大國之卒例合書日即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之屬是也今此並不月故言略之甚也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舊疏又云其父者即蔡侯已下侵蔡遂伐楚是其背中國附父仇之事穀梁疏引糜信云蔡侯盼父哀侯為楚所執盼不附中國而常事父仇故惡之而不書日也通義云盼者哀侯之子繆侯也哀侯被獲甸死於楚繆侯附父仇而背中國故略賤之不月不葬賤從小國例也繆侯之子甲午是為莊侯又附弑父惡人首會屈貉道以伐中國故春秋遂不見卒惡之益深矣按自齊桓合諸侯以來蔡一與諸夏會其背中國附楚明甚故春秋絕之甚也注盼立至篡也。史記管蔡世家云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取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甸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二年卒蔡人立其子盼是為繆侯是以次當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

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疏注月者至錄之。正
上十年公如齊注云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
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此與彼同
注又合至之義。舊疏云何氏以為古者天子五年一巡
守諸侯亦五年一朝天子分天下諸侯為五部二朝一年
五年而編其小國事大國亦然故以十年朝齊今又往朝
是為合古按文十五年左傳亦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
五命古之制也蓋通首尾數之也

楚人伐徐疏闕文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疏
紀要牡丘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僖十年盟于牡丘齊桓
公築牡丘即此差繆略云左氏陳侯下又有衛侯公羊亦
有衛侯在陳侯之上按今三傳注疏本及石經並作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云云杜云牡丘地名大事表云今東
昌府治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牡丘或云即春秋會盟處

遂次于匡

疏杜云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大事表云文
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注匡本

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會鄭還衛論語子畏於
匡即此史記孔子自匡至蒲按地志蒲城在匡城縣十五
里今俱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竟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長
垣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紀要匡城在開州長垣
縣西南十五里春秋時衛邑穀梁傳云遂繼事也次止也
有畏也注云畏楚

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注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

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

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

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疏校勘記云率師唐

監毛本作帥師按此依左穀作帥改也公羊多作率

注既約至解也。杜云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
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按左傳云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

也又云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明楚為徐即諸夏伐之諸侯始為救徐盟牡立既復遣大夫往以致楚敗徐妻林不能解也注大夫至凡也。春秋之例凡大夫不序者皆上有各國君則下止書大夫如襄三年大夫盟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之屬是也注內獨至卑也。舊疏云正以上言公會齊侯以下是殊尊魯之文今若不舉內大夫名氏即因君鄉者殊尊之經而省文

夏五月日有食之注是後秦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

道衰中國微弱之應疏通義云晦食漢五行志劉歆以為二月朔齊越分

注是後至之應。見下十一月下十七年二十一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為象晉文公將行霸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名大夫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日者掩其罪也以為上亡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按公羊無此義且

取應亦殊遠彼志載董仲舒以為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于妻林均與何義相足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

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

故褒之所以勸扶不能扶助霸功激揚解情也疏杜云厲

義陽隨縣北有屬鄉續漢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賴

國一統志屬鄉在德安府隨州北今名厲山店惠氏棟云

屬賴一國沈氏欽韓云按續志汝南褒國有賴亭故

國今光州高城縣南有賴亭志以為古賴國者也水經注

洧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屬鄉西亦云賴鄉古賴國也即今

隨州之屬山店然屬氏以屬鄉為烈山氏生處列厲古聲

通用厲又轉為賴耳此屬國當從彪志在光州又歸德府

鹿邑縣東亦有賴鄉史記老子傳作厲鄉正義厲音賴顧

氏棟高厲賴一國論云春秋時有賴國左氏桓十三年傳

楚子使賴人追之杜云賴國在義陽隨縣蓋賴人仕於楚

者僖十五年伐厲杜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傳書賴經書

厲古通用實則一國也宣九年楚子為厲之役伐鄭十一

年傳屬之役鄭伯逃歸則傳並書屬昭四年遂滅賴傳云
賴子面縛銜璧則經傳並書賴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隨州
屬鄉故屬國也師古曰屬讀曰賴屬與賴之通用証之左
傳漢書歷有明據公羊傳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屬何休云
屬于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屬如字舊音賴昭四年楚子
滅屬釋文左氏作賴穀梁於傳昭兩傳俱書屬史記豫讓
范睢列傳漆身為屬屬並音賴古人之通用如此杜佑通
典乃以屬賴並列兩國杜氏精於考古而乃有此失字
注月者至義兵。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通義云前
大夫之師無功書次見譏此復伐楚與國以緩徐寇善齊
桓誠謀救徐故月錄之
注厲葵至命也。上九年傳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
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是也何氏當有所據書籍散亡
無文以言之
注曹稱至情也。校勘記出解情云宋本閔本同監毛本
解作懈非按釋文作解情也隱五年傳云將卑師少稱人
曹無大夫又小國不合稱師宜稱人會書師故解之傳元
年次于聶北救邢又城邢曹並稱師蓋亦褒義於此解者
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征不義善尤進故著於此論語為
政篇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八月蠓注公久出煩擾之所生疏注公久至所生。漢書五

八月蠓劉向以為先是釐公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
兵車為壯丘會使公孫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兵比三
年在外與此久出煩擾義合

九月公至自會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注据柯之會不致

疏注据柯至不致。見莊十三年

久也注久暴師眾過三時疏注久暴至三時。公以三月盟

時故書至危之穀梁注莊二十七年傳桓會不致安之也
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季姬歸于鄆疏通義云始嫁之辭也前遇于防季姬不繫鄆

例故啖趙胡氏皆謂左傳之言不合於經若言魯女不當
注洙至此則文哀二姜流風舊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晦者何冥也注晝日而冥疏注晝日而
冥。校勘

記出書曰云鄂本書作畫諸本皆誤書字詩鄭風風雨云
風雨如晦傳晦昏也周頌鏞云遵養時晦傳晦昧也左傳
昭元年說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以晦對明故為冥書冥
為晦則春秋晦也爾雅釋言晦冥也淮南時則訓窮夏晦
之極注晦暝也昭元年左傳晦淫惑疾注晦夜也夜故昏
暝當畫而夜故曰晦也開元占經引感精符云日者陽之
精曜魄光明所以察不失以照滅書晦其所懼也漢書劉
向傳曰晝冥晦皆謂此通義云謹按春秋不書晦已卯晦
甲午晦皆晝晦也俗儒但推下正月戊申朔則已卯適九
月之晝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則甲午亦其月之晝遂指
以為晦莠苟不似苗何以亂苗利口不近義何以亂義二
晦苟不值月晦何以疑於月晦彼未審春秋固有以辨之
也晝晦曰晦月晦曰是日不相疑也是月亦為記異錄之
爾常事則但舉日難父之戰左氏以為戊辰晦而經不書
晦此顯証也妄者猶譏公羊自誤設不書晦之例故以晦
冥強訓之若乃穀梁於甲午晦因云日事遇晦曰晦於此
亦曰晦冥也可知是日晝冥自有師傳非窮詞矣春秋兩
見晝晦皆適當月晦者蓋讀秦本紀昭襄王六年日食晝
晦得其說焉凡正晝而日無光必由食既之甚乃然然而
不言日食者春秋之記異也記見至于冥晦則日不可得

見其食不食未之或知但以理論之非日食無晦道故亦
非晦朔無晦道也包氏慎言云經書九月晦震夷伯之廟
月之二日晦公穀皆以為冥也不以為晦日二傳例春秋
記朔不記晦按麻九月庚辰朔則晦為八月之二十九日
月小也

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疏說文雨部震劈歷振物

廟段注引此者以為劈歷震物之証也史記殷武乙暴雷
震死神道設教之至顯者也又云劈歷疾雷之名釋天曰
疾雷為霆倉頡篇霆霹慮也然則古謂之霆許謂之震振
與震疊韻也按震必有雷易象傳曰雷電噬嗑又象傳曰
雷電合而章故此雷電並舉也舊疏云加之者以震有二
種故也且避問輕重兩舉

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注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疏

注孚信也。詩大雅文王云萬邦作孚傳孚信也又下武
成王之孚箋云孚信也禮記緇衣萬國作孚注孚信也一
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孚信也季氏所信任故曰孚俞云季
氏所信任之臣而但曰季氏之孚文不成義殆非也孚當

讀為佞據說文字古文作采从爪从采采即保古文而保
又采是其字轉展相從故聲近而義亦通也國語晉語
曰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又曰擇師保以相子是古
大夫之家亦有師保季子親為桓公之子其有師保明矣
故曰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保也因其字段字為之而
說者望文生義失其解矣

季氏之罕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注據陽虎

稱盜疏注據陽虎稱盜。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是也通
稱夷伯也義云為重天戒不得不書其廟書其廟則不得不

天戒之故大之也注明此非但為微者異乃公家之至戒故

尊大之使稱字過于大夫以起之所以畏天命孔子曰君

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疏繁露夫流深者其水

不測尊重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為災害猶承而
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

注使稱至起之。隱元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也
夷伯陪臣比之天子大夫稱字是過於大夫矣所以明為
公家至戒之義

注所以至之言。論語季氏篇文繁露引此語說

之云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
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

不天敬天其殃未至閭閻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
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

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顯與閭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
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

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
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此象桓公德衰彊楚以邪勝正僖公蔽於
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

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疏注此象至去之。漢書五
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為晦冥也震雷也夷伯

世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

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暝陰為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于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為夷伯季氏之享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暝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為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為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隱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梁傳說董仲舒云夷伯季氏之享本公羊傳董又云本穀梁傳說董仲舒云夷伯季氏之享本公羊傳董又云明當絕去僭差之類則僭差之事不止一夷伯廟凡似夷伯之僭差者皆當去之何邵公云僖公蒞於季氏季氏蒞於是人也當去之頗得經傳意左傳云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馬劉歆以為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故天加誅其祖廟以譴告之立義精焉正義曰杜以長麻推之己卯晦九月之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此即本劉子駿說按劉向與董義近唯子政謂為譏世大夫則本穀梁說然當時世卿非一何獨於夷伯廟加罪魯前後大夫不見有夷伯焉當以公羊為正蓋桓公德衰

疆楚以邪勝正晦之應焉僖公蒞於季氏季氏蒞於陪臣震夷伯之廟之應也故通義引董仲舒說云廣森以為季氏專魯其蔽極於陪臣執國命故天於季友將卒震其私人之廟以示戒若曰勿使季氏世卿位將害於而國凶於而家明年友卒魯君不寤復卿其子天垂象見吉凶其端在數十年之前而應變於易世之後也按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聖人此語蓋發於季平子逐昭公之時已逆知有陽虎執季桓事故曰三桓子孫微矣魯自仲遂專國文公失政祿去公室者文宣成襄昭五世也政逮大夫者季友文子武子平子也故季氏專政自友始天之震其享有以哉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為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

重故狄之也不月者略兩夷狄也疏杜云婁林徐地大

或曰古婁林伏滔北征記曰縣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

劍之處一統志古婁亭在鳳陽府虹縣東北是也
注謂之至之也。成三年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
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故夷狄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
謂之晉者先伐同姓從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夷狄之
此徐不稱人不稱師故為狄辭也滅祀事見上十四年禮
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故滅祀為不知尊聖法度惡重也
注不月至狄也。舊疏云正以敗例書月即莊十年春王
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是也此為
略兩夷故不月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彼傳以夷狄相敗
書文不具今起禍亂之原謹兵車之始故志之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疏包氏慎言云

成十二月之十六日按麻為閏十一月之十四日也上十
年左傳云殺于韓杜云韓晉地大事表云今為陝西同州
府之韓城縣後為桓叔子韓萬食邑左傳所謂韓原是也
又云古韓國春秋前晉文侯二十四年滅韓即此元和志
同州韓城縣春秋戰于韓原即此一統志韓原在同州韓
城縣西南二十里紀要或曰故韓原當在河東今山西芮

城縣河北故城有韓亭即秦晉戰處齊氏名南考証云顧
炎武曰知錄曰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史記正義
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非也杜氏但云韓晉地
却有斟酌按此韓與古韓國在韓城以梁山為望者不同
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有韓亭當是也通
義云此秦伐晉故以晉侯主戰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据詒之戰言宋師敗績疏注
据至敗績。見下二十二年

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為重也釋不書者以獲君為

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主書者從獲人

例疏注舉君獲為重。通義云胡康侯曰君獲不言師敗

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舉師敗績師與大
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
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故以民為重君為
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按昭二
十三年傳曰君死乎位曰滅生得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大

夫獲稱師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之屬是也注釋不至為惡○舊疏云正決二十一年釋宋公之經矣彼傳云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議賢者之厄彼於上執宋公以伐宋不與夷狄執中國故不責楚獲人注書者至絕也○包氏慎言云國君天子所建獲人君無天子也見獲即當死亡不死辱社稷也故罪皆絕按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佚獲也注已獲而逃亡也當絕賤又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傳名絕之獲也是見獲者坐絕與獲人同也注主書至人例○舊疏云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然則秦楚同類得獲晉侯者正以爵稱伯非真夷狄故與楚異是其從獲人例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疏

釋文十六年本或從此下別為

卷按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輒分之爾按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皆十一卷

五既兩家著錄卷數本此包氏慎言云經書正月戊申朔據麻戊申為正月之二日非朔也經連書六鷓退飛之異而云是月傳云是月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春秋不記晦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依文推之朔字似衍傳言朔有事則書此全經之通例非為賈石之書朔發也按以麻推之是年正月實戊申朔賈石之穀梁作隕隕賈字通說文引作碩石周禮大司樂疏引左傳亦作賈石或左氏本有作賈者

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疏

校勘記出是月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初學記晦日條

文昭曰是月有作提月者故一音徒兮反初學記晦日條引此作提月又鷓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陸佃注云提零日也引公羊為証左氏石經月下旁增也字是後人妄加校勘記又云是月與月令是月似異而實同改作提者俗人所改也按此說非也釋文云或音徒兮反即初學記所引之提日本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是月與月令不同校者猶牽涉左氏家為說耳校勘記又云六鷓諸本同唐石經六鷓字缺釋文作六鷓五歷反按穀梁亦作六鷓左氏釋文鷓五歷反本或作鷓音同說文引傳文作鷓史記宋微子世家注引同則左傳亦作鷓文選西都賦注引杜注

鵠水鳥也然則三傳經文本皆作鵠字矣尚書大傳云鵠者陽禽注鵠本或作鵠經義疏云說文鳥部鵠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鵠退飛鵠或从兩鵠司馬相如說鵠从未按春秋傳十六年六鵠飛退正義曰鵠字或作鵠釋文六鵠五鵠反本或作鵠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鵠五鵠反可証三傳皆作鵠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鵠惟何注六鵠無常此一字穀梁注疏皆作鵠惟經文六鵠退飛此一字從益蓋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鵠者故後人据以易二傳也穀梁疏引賈逵云鵠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闕賈景伯以闕解鵠是取同聲字為詁尤可見六鵠字本从兒也史記世家六鵠退飛漢書五行志下六鵠引公羊作鵠索隱引左傳六鵠退飛漢書五行志下六鵠退飛過宋都師古曰鵠音五狄反玉篇鵠午的反又五分切鵠鵠並同上猶根据許書从兒為正从益者說文不收故列末唐韻二十三錫鵠五鵠切鵠同上說文又作鵠鵠反以鵠為正首尾倒置矣

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注据星賈後言賈賈疏注据星至言賈

中星賈如雨是也

賈石記聞聞其碩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碩然

反本或作砑八耕反注疏本砑誤碑穀梁疏云碩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為砑据公羊古本並為碩字張揖讀為碩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經義疏記云按玉篇石部碩柱下石碩之仁切碩也音響也又大堅切砑披萌切大聲砑同上据楊氏所見玉篇無碩字則今本有者蓋孫強等增加廣雅釋詁砑普耕反聲也而無碩字楊云張揖讀為碩是古本廣雅有碩矣五經文字碩云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秋傳穀梁釋文同大年反讀若孟子填然鼓之之填說文土部訓為塞疑公羊古本通借用之廣韻十七真碩柱下石也一先碩柱礎皆不具石聲一訓十三耕砑砑砑如雷之聲則作砑然者義亦通孫氏志祖讀書叢錄云穀梁疏張揖讀為碩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按疏引張揖是廣雅之文廣雅釋詁砑聲也是亦讀為砑也廣雅釋寶碩碩也文選西都賦雕玉瑱以居楹李善注瑱與碩同非此義按孟子梁惠王篇填然鼓之趙注數音也說文土部填塞也荀子非十二子云填填然注填填然滿足之貌聲之滿足為填填然貌之滿足亦為填填然故楚詞九歌云雷填填兮雨冥冥然則碩然即填然

也當與孟子之填然同義

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疏

繁露云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

其先接于我者序之又

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

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鷓

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五石六鷓之辭是也文心雕龍

字見義五石六鷓以詳略成文是也穀梁傳先隕而後石後也隕而後石也于宋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

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

注是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

盡故曰劣及是月也

疏注是月至月也○舊疏云上十年

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春秋之內悉解為齊人語此一文

獨為魯人語者以經文孔子作之孔子魯人故知為魯人語彼皆是諸傳文乃胡毋生公羊氏皆為齊人故解為齊人語逮及也僅及是月故云是月邊也為在正月之欲盡

也盧氏文昭鍾山札記云公羊經傳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提月六鷓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

何僅逮是月也何注提月邊也魯人語在正月之幾盡故

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

月者故釋文先言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氏不詳審

傳文及邨公之注明是為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

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条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鷓冠于

王鉄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為証按集韻十

二齊收是字即引此傳通義云是讀為隄隄之言邊也凡

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者其義為此月也當讀提月

者其義為盡此月檀弓曰祥月編是月禫言盡編之月而

為禫祭識古是月之語乃得其解讀書藝錄云鷓冠子注

提零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初學記引

公羊皆作提月提當通作抵字故傳云僅逮此月也說文

人部僅財能也段注財今俗用之纒字也三蒼及漢書作

作纒鄭注禮記周禮賈遠注國語東觀漢記及諸史並作

裁許書水部吏部作財材能言僅能也公羊僅逮是月也

何注在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定八年曰公斂處父帥

師而至僅然後得免僅蓋僅之譌字射義蓋勵有存者言

存者甚少勵即僅字广部塵下云少劣之居也與僅義略

同今人文字但訓僅為但

何以不日注据五石言日疏注据五石言日。舊疏云等是。鵲不書日故難之。

晦日也注凡災異晦日不日日食是也日食嘗於晦朔不日

晦可知也六鵲無常故言是月以起晦也疏注凡災至是

即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之屬是也今此亦晦故不書

日注日食至知也。隱三年傳云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

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

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其或日

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注云謂

二日食已巳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失之後朔在後也注

云謂晦日食莊十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是也是晦不日也

注六鵲至晦也。校勘記出六鵲云鄂本宋本同閏監毛

本鵲作鵲為錯見字今本公羊經注及疏皆作鵲也

晦則何以不言晦注据上言朔疏闕文

春秋不書晦也注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侷無所求取言

晦朔也注趙盟莫戰是也疏注事當日者日。謂例書日如

國卒例日內女卒例日。弑日失禮鬼神例日。定哀減例日。大

所繫當時月而日者皆是此上事雖值晦但書日不言晦

也。注平居至卓侷。校勘記云釋文卓侷九委反惠棟云卓

侷亦見漢書蓋當時語舊疏云謂無他卓異侷戾平常之

事也。注無所至是也。舊疏云即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婁

儀父盟于趙春秋說以為二月晦矣五月丙午及齊侯戰

于奚春秋說以為五月之朔矣然則此傳云春秋不書晦

朔有事則書注重始故書以錄事若泓之戰及此皆是也疏

注重始至是也。明書朔義也。下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
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
春秋辭繁而不殺正也為美宋公得正故書朔所謂卓
是也此特為王者之後記異宋襄伯道不終為夷夏起伏
之機故亦書朔也

晦雖有事不書注重始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錄事疏注重始至
錄事。明不書晦義也春秋重始故也

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鷓注据實石後言五疏闕文

六鷓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祭之則鷓徐而祭之則退飛注
鷓小而飛高故視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所治也
人所聚曰都言過宋都者時獨過宋都退飛疏注鷓小至
經之先書六後鷓後退飛也鷓小飛高不可驟辨六數易
見故用視鷓則需祭退飛則必徐而祭也穀梁傳曰六鷓

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自治也注云六鷓退飛記見也
下引此傳為說彼傳又云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鷓
且猶盡其辭而况於人乎故五石六鷓之辭不設則王道
不亢矣孔叢子篇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
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鷓退飛視之則
六祭之則鷓按即董子所謂以其先接于我序之是也
注宋都至曰都。宋世家周公乃命微子間代殷後奉其
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集解世本曰宋更曰睢
陽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人所聚曰都廣雅釋詁都聚也
書堯典曰幽都傳都謂所聚也凡聚會謂之都因謂建號
之地為都釋名釋州國云國城曰都都者國君所居人所
都會也穀梁傳民所聚曰都
注言過至退飛。宋世家六鷓退飛風疾也注引賈逵曰
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鷓逢風却退明異著于宋故
言于宋都也

五石六鷓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
記異也注王者之後有亡徵非新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為戒

記災異也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鷓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
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
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鷓之數天之
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於晦朔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
敗將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疏通義云為王者之後記災
崇德亦春秋憲章文武以為後法者也錄宋而略杞者遠
近之殺也大事表云公羊屢發傳為王者之後記異先儒
深闢之以為杞亦王者之後何以不記不知公羊之說未
可厚非杞棄其故都而自即於東夷無關於天下之故而
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視以為強弱故春秋恒重之亦
初不因其為王者之後也考春秋一書書雨蝻于宋隕石
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以及宋大水宋災他國之災異
未有如此其詳悉者也又如會未有書其所為者而會于
稷則云成宋亂會澶淵則云宋災故是春秋特筆志貶盟
亦未有書所為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是聖人特筆志褒

晉楚爭宋鄭而鄭及楚平春秋不志宣十五年宋人及楚
人平大書特書蓋宋為中國門戶常倔強不肯即楚以為
東諸侯衛至宋即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晉文晉悼之興
首有事於救宋先軫曰取威定伯於是乎在韓獻子曰成
伯安疆自此始宋之關乎天下利害非細故也楚顧之猶
憂也於僖二十六年圍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又
圍宋至向成為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絕
而蠻夷橫矣謂春秋全無意於宋者豈識春秋之旨哉按
顧氏不辭公羊故宋絀杞之旨故為是說而宋為天下安
危所繫其於當時形勢亦未為無理也
注王者至異也。校勘記出親王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鄧
本親作新當據正為王者之後記災見新王者當安存之
也故詳錄之
注石者至之數。五年見執六年終敗見下二十一年二
十二年後漢書襄楷傳夫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故春秋五
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穀梁注引劉向曰石陰類也
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墜落鵲陽也六陰數也象陽
而陰行必衰退左氏疏引考異郵云鷓者毛羽之蟲生陰
而屬于陽漢書五行志下之下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
隕石于宋五石月六鷓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為象

宋襄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不與金同類色以白為主近白祥也鷓水鳥也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時炕陽欲長諸侯與疆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威死伐喪執滕子圍曹為孟之會與楚爭盟卒為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洳軍敗身傷為諸侯笑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鷓退飛風也宋襄公以間周內史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鄙季姬公孫茲皆卒明年齊威死嫡庶亂宋襄公伐齊行霸卒為楚所敗劉歆以為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魯分楚也故為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厥在元枵元枵齊分楚也石山物齊大岳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為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象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鷓退飛故為得諸侯而不終六鷓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于孟也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曲繇人然後陰陽衝厥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京房易傳曰距諫日彊茲謂卻行

厥異鷓退飛適當黜則鷓退飛按班志與穀梁注所引劉向說即其洪範五行傳說志又載董仲舒劉向以為云云是公穀舊說均與何注微異又志下之上云劉歆以為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鷓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為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晉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疆楚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鷓之數云此又一說也史記注引賈逵云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鷓逢風却退穀梁疏引賈逵云石山岳之物齊太岳之允而五石隕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鷓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鷓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鬪也即用子駿說彼疏又引異義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伯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是宋公欲以諸侯行天子道也又引鄭君云六鷓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俱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是陰行也與何氏義皆大同若然耿介自用得取敗者漢書兩龔傳贊云清節之士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孟子滕文公陳仲子章趙氏章指亦云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賞法是以孟子喻以邱嫂比諸巨擘

也春秋重義不重事故美宋襄欲行霸事惜其不納公子
目夷之謀也鄭氏駁異義從劉董各說其言得諸侯之象
兼採左氏說矣何氏逆諫之戒與劉歆言常風之罰皆與
京氏距諫自彊茲謂卻行等語合又按易林乾之兌云鷓
飛中退舉事不進眾人亂潰又蹇之蠱云六鷓退飛為衰
敗祥陳師合義左股夷傷遂崩不起伯功不成又解之噬
嗑云鷓飛中退舉事不遂且守仁德猶免失墜又困之坤
云六鷓退飛為襄敗祥陳師合戰左股夷傷遂以堯崩伯
功不終皆與公羊義合

注天之至畏也。舊疏云春秋說文也經義禘記十七云
杜言石隕鷓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
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正義曰劉炫云石隕鷓飛事由陰
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
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乃有吉凶故答云是乃陰陽之事
非將來吉凶所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為既往之咎乃謂
將來吉凶出石鷓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門人事故云君
失問也服虔云鷓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
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為石隕鷓退
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虔為說也按彼
傳當從服注義甚精密即此注天之與人昭昭著明之義

劉光伯從服是也杜預棄人事而空言陰陽不可為訓
注於晦至意也。通義云石鷓之異一在月本一在月末
是宋襄始終之象也五石者五伯之數也星麗于上降而
為石此王者威福下移于諸侯之象也於朔者示襄公將
始起繼桓列於五伯也六鷓退飛象伯業終退劉歆以為
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鷓之數云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壬申月之二十

其稱季友何注据犂戰名不稱季來歸不稱友疏注据犂至

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不稱季也閔元年季子
來歸不稱友也左傳杜注以為季字友名劉炫規過以季
為氏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也非字也按孫以王父字為
氏行父氏季明季為字若慶父字仲謚共子孫以仲為氏
叔牙字叔謚傳子孫以叔為氏也

賢也注閔公不書葬故復於卒賢之明季子當蒙討慶父之

功過身存國終當錄也不稱子者上歸本當稱字起事言

子疏往舊疏云以君弑賊不討惡臣子不討賊君喪無所繫
季友之功莫大於討慶父叔牙故宜見褒穀梁傳曰稱公
弟叔仲賢也杜亦云稱字貴之通義云賢故稱季也繫名
者卒從正陸瀄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立閔公僖公
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感故於其卒以明
之說苑尊賢云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甯外內無憂
行政二十一年按二十一年字誤
注不稱至言子舊疏云即閔元年歸之下注云不稱季
友者明齊繼魯本感洛姑之託故會與高子俱稱子起其
事是也則此注為決閔元事不稱字故也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疏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丙申月之
棄正作淫神弗福也於春秋可以興可以觀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注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
故皆日也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疏包氏慎言云秋

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日校勘記出公孫慈云唐石經諸
本作公孫慈此本疏中慈皆作慈按當作慈作慈者左氏
穀梁本也上四年左傳注云公孫慈叔牙子叔孫載伯
注日者至日也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日以所傳聞世
大夫卒不聞有罪無罪皆不日也此及季友卒皆日故解
之明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也鄆季姬書日者從
上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書日之例
注一年至痛之舊疏云言由是賢君故宜痛骨肉之卒
若直見是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但當見季一人書日故
知宜痛其頻死故也孔氏通義以隱桓莊閔為所傳聞世
別僖為所聞世以為三喪皆日合無罪書日之例非何氏
義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
于淮注月者危桓公德衰任豎刁易牙墮功滅項自此始也

疏杜云臨淮郡左右
注月者至始也舊疏云盟會之例大信書時今而書
月故如此解任豎刁易牙者下十八年傳云桓公死豎刁
易牙爭權不葬是也滅項下十七年滅項是也校勘記出

豎刁云閹豎毛本乃改刁非此本豎誤豎今訂正疏同史
記齊世家云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
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
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
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
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是任豎刁易牙事也通義
云桓之會止于此功業墜敗不克令終故危月之邢侯次
伯男下者其序則主會者為之也繁露曰邢侯未嘗會齊
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于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上十五
年齊師曹師伐厲穀梁注引徐邈曰齊桓末年用師及會
皆危之而月也于時伯業已衰勤王之誠替于內震於之
容見於外禍衅已兆動接危理故月眾國之君雖有失道
未足為一世興衰齊桓威攝羣后政行天下其得失皆治
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之錄所善而著所危云爾

公羊義疏四之六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注稱氏者春秋黜稱氏也伐

國而舍氏言之者非主名故伐之得從國舉疏杜云英氏

統志古英氏城在六安州英山縣東北

注稱氏至氏也。史記楚世家成王二十六年滅英徐廣

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明本稱英則稱氏者為黜稱矣惟

成王二十六年當魯僖之十四年時英已滅齊徐無為伐

之或復為楚封與

注伐國至國舉。舊疏云若其主名則爵等是也校勘記

出舍氏云宋本同閹豎毛舍作舍按舍氏言之者猶言連

氏言之也通義云齊稱人者齊侯在會別遣微者往伐徐

稱人者以國不若氏氏不若人從伯主討蠻夷不可退其

等於所伐者下故得進之也按徐已賤於婁林示法故此

仍循其故稱也

夏滅項疏杜云項國今汝陰項縣大事表云項國名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東北六十里有故項城水經注項水篇潁水自東堰南流徑項縣故城北春秋僖十七年魯滅項是矣道元用左傳故謂魯滅項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項下云故國震宇記項國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

孰滅之齊滅之注以言滅知非內也以不諱知齊滅疏穀梁

孰滅之桓公也

注以言至內矣。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內大惡諱今言

滅知非內矣通義云承上伐英氏之師也左氏云魯滅彼

未知內諱不言滅之義爾按此亦適承上有伐英氏文故

知為齊滅亦沒文不沒實之意也

注以不至齊滅。舊疏云春秋之例為賢者諱故上十二年楚人滅黃不為諱今諱不言齊人故知齊滅之按如舊

曷為不言齊滅之注據齊師滅譚疏十年冬彼時功未足以

覆滅人之惡故滅譚滅遂並書也

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疏穀梁傳曰何以不言桓公也

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

凡諱者皆在譏貶之科為賢者諱為賢者不應有此惡為

善不終聖人隱而為之諱也通義云蕭楚曰襄公十年諸

侯會吳于相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

諱文也為賢者諱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全其功

以垂訓後世此撥亂之志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

矣而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濫避之文者

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乎非實為齊

桓諱也欲後人於此有濫避之辭以見其不善焉而為善

者勉之令終也然文微而實不沒也

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注絕其始則不得

終其惡疏釋文惡惡並如字一讀上為路反穀梁傳曰既

謂疾其初為惡之事不終身疾之意謂人有惡事唯疾其

初始為惡不終身疾也有惡則疾無惡則止不念舊惡之意按以下善善樂終義對舉則當如何意謂絕其始則不終於惡防微止漸之義故武子亦本何為說

善善也樂終注樂賢者終其行疏穀梁傳曰善善樂其終與

注樂賢者終其行。穀梁注云樂賢者終其行也亦取何義為說又引邵曰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意謂君子嘉善人則欲終身善之不忘樂道人之善之意與諱滅項之義少差

桓公嘗有繼絕注立僖公也疏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

而城魯是也穀梁注引邵曰繼絕謂立僖公

存亡之功注存邢衛杞疏注存邢衛杞。上元年齊師以下

諸侯城緣陵是也穀梁注邵曰存亡謂存邢衛不數杞者意謂曰諸侯為散辭桓德衰矣其實非齊桓倡率城杞諸侯未必有緣陵之舉故仍為桓功

故君子為之諱也注言嘗者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

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為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

言服楚獨舉繼絕存亡者明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

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所以封桓公

各當如其事也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疏穀梁傳曰

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注言嘗至其功。通義云明繼有此功乃得覆惡併解滅

譚遂不諱意也朱勅所謂春秋之義罪以功除按嘗者曾

也嘗所感美知今不然君子善善樂其終故本前而為之

諱也漢書陳傳劉向上疏曰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

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又田廣明謂杜

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皆謂此

注傳不至事也。校勘記出名當云閔監毛本同鄂本名

作各是也服楚者上四年傳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是也

殺子糾滅譚遂見莊九年十年十三年舊疏云以繼絕除

殺子糾以存三亡國除其三滅故云覆終身之惡其服楚
功在覆篡惡之表者謂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為篡
辭故服楚功大始足覆篡大惡為其有尊周室安諸夏大
功不僅三繼絕存亡也故論語孔子美管仲亦以一匡天
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為辭也
注不月至小國○決莊十年滅譚莊十三年滅遂書月故
也時齊桓功未足覆滅人之惡也此桓公不坐滅故不月
又兼略小國也篤疏云言滅國例月者惡其篡而罪之按
坐滅即書月不必原其篡與否春秋滅例月其不月或書
日者皆有為如隱十年宋人衛人蔡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注不月者殺惡上三國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
例月者略之襄六年晉人滅鄆注不月者取後於莒非兵
滅下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注月者為魯
憂內錄之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注月者
痛錄之襄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注日者甚惡諸侯
不崇禮義疾錄之昭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注日者
疾詐護滅人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注日者
疾謾滅人是也夷狄滅微國不月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注
不月者略兩夷故此不月亦從略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
何君云凡諱者從實為桓諱滅項正之使不得若行所以

強伯義春秋功罪不相掩以功覆惡而褒封之非所聞也
不月略小國是也桓公不坐滅失之按以功除罪兩漢經
師多有是說功罪不相掩何必為賢者諱若主謂略小國
則譚遂書月豈皆大國耶劉說非是通義云不月者已諱
嫌滅國不為大惡故降從楚狄滅國例見責略之按孔說
可補何義所未備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疏杜云下今魯國下縣大事表云

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下縣北山經其縣故城南春秋
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下曰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徒以
討之是也漢書地理志魯國下下泗水西南至方與入
沛師古曰即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是也一統志下
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差繆略云下公羊左
氏或作弁按弁兗之或體字下別體也今本及石經皆作
下矣

九月公至自會疏穀梁注云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
踰年乃反故往還皆月危之何氏無說當如彼解

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十上有冬無說明冬為脫文乙亥為十二月之九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注月者

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疏左氏穀梁無會字按三傳釋文俱無說公羊此經會字衍

文通義云曹伯上舊有會字誤注月者至義兵口侵伐例時故解之與襄公征齊義具下左傳云納孝公亦無貶辭唯穀梁謂非伐喪非

夏師救齊疏通義云穀梁云善救齊也非也宋儒且謂凡書救守亦可兵苟不義故伐不可救守不可兵若齊之事乃

伐者義救者不義耳按以史記左氏事証之雍巫寺人貂共立武孟太子昭奔宋五公子各樹黨爭立相攻故宋襄伐之正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五月無戊寅六月

之十六日也經正月書宋襄公之伐齊而書戰于五月據傳云齊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故伐之則宋之伐齊兵以不葬舉桓公以十二月卒春正月非葬期期在四月四月之十五日為戊寅似經文伐戰連書故首發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也簡策偶差故日月因之俱誤耳按麻戊寅為四月之十四日六月之十五日杜云贏齊地大事表在今濟南府治歷城縣界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疏舊疏云戰

不言伐者莊十年師解故難之通義云以伐言公戰言師知不舉重者非直為曹衛邾婁不與戰而已舊疏又云謂宋公但與伐不與戰故不得舉重是以兩舉之

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春秋

改同今本按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注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為主讀伐讀言之石經原刻誤

曷為不使齊主之注据甲寅衛人及齊人戰疏注据衛至人
十八年

與襄公之征齊也

疏

穀梁傳言及惡宋也注引廢疾云戰言
及者所以別主客直不直也故文十三

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言及明直在
宋非所以惡宋也即以及為惡是河曲之戰為兩善乎又
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釋之曰及之
者別異主客耳不施與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
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穀于邲晉
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
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與伯事而伐
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
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河耶秦晉戰于河曲不言
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劉氏廢疾申何云邲之
戰晉楚皆客也即楚獨為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內外之辨
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之凡書及皆與為主辭以客為
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于喪無薄也春秋以嫌於伐
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於義反矣按以史記左傳証

之襄公伐齊主為定亂不得以伐喪為責故為與辭

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注

据齊桓公伯者

猶不與征衛

疏

注据

齊至

征衛。即莊二十八年書衛人及齊人戰以衛為主也彼
注云戰序上言及者為主是也桓公時已伯業已興再會
于邲再會于幽猶不與為主故据之

桓公死豎刁易牙專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注

不為文實者

保伍連率本有用兵征伐不義之道

疏

校勘記出豎刁云
釋文唐石經作豎

刁閔豎毛本同齊世家云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
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
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贏生昭公清
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
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
厚獻于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
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
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冬樹

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
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尸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
辛巳夜斂殯注引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是其爭
權不葬事謂與諸公子爭也世家又云孝公元年三月宋
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
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
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與左傳略
同說苑尊賢云桓公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
室為五霸長夫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尸流出尸一
人之身榮辱俱施何者其所任異也保傅記亦有是語呂
覽知節篇云蒙衣袂而絕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門
之扁三月不葬韓非子二柄篇桓公蟲流出於戶而不葬管
子戒篇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蓋五公子之爭起於易
牙豎刁之立無虧故特舉之也通義云公子昭貴當立而
豎刁欲立公子無虧易牙欲立公子雍故爭權也征之言
正也齊亂無正善襄公能正之其云易牙欲立公子雍左
傳史記皆無此語
注不為至之道○隱二年晉人入向注云諸侯擅興兵不
為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故襄公征齊不

必實與文不與也舊疏云其為文實者即上元年齊師以
下救邢傳云君則其稱師者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
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
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
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其二年城楚
丘之下亦發此傳此不發此公也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
征云云者正以諸侯本無專封之道故元年二年經皆為
文實以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不義之道不得貶宋公稱
師也按如傳義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亦不得稱爵故亦不
得責不與諸侯專征也
狄救齊疏通義云穀梁又云善救齊也尤非也所善在此而
今如本稱無善詞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亥月之二

月則八月無丁亥時蓋閏八月也按當二十五日隱三年
傳過時而日隱之也謂痛桓公賢君不能以時葬也齊世
家云以亂故八月乃葬注皇覽曰桓公冢在臨淄縣南二
十三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壩一所二墳晉永

嘉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率
尤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襪玉匣繒絲軍器不可勝數又
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

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墜

塞疏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

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

注狄稱至進之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

唯彼謂伐衛所以救齊與此異通義云狄稱人者衛棄禮

義翦滅同姓邢初為狄所滅今狄幡然親邢與共謀衛難

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又因以抑衛也按滅邢事在二十

五年何為於此逆責衛安知衛之滅邢非即由此起衅則

狄之憂邢乃所以敗邢也故前此邢衛未有兵交此後則

十九年衛伐邢二十年齊狄盟于邢謀衛難馴至於滅是

其明驗何得反進狄乎何君善狄救齊者善夷狄者不能

脩責狄亦安知齊宋之直否但見齊為宋敗即興師救齊

尚有不畏疆禦之義有憂中國之心故春秋即如其意與

之所謂善善從兵不求備焉

注不於至墜塞○狄救齊時設有與辭則與宋襄義刺謬

也穀梁於狄救齊善之於此又言伐衛所以救齊注引廢

疾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為江遠

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

也鄭釋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

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

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為其救齊可知故省

文耳事同義又何異劉氏申何云狄救齊後未聞又伐齊

也何救之有即伐衛以救齊是為護矣伐楚救江無救於

滅故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德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

開趨易避難之路非春秋責誠之道也按何氏於廢疾駁

伐衛救齊之說而此注又以狄稱人為善能救齊者自謂

狄於上能救齊故於此進之非謂此時之伐衛為救齊也

其不於救時進之所以辟襄公義兵也本自無妨况與宋

伐齊者非衛一國何獨伐衛以為救齊乎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葵丘之會

叛天子命者也不得為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
以著有罪者為襄公殺恥也襄公有善志欲承齊桓之業
執一惡人不能得其過故為見其罪所以助賢者養善意
也月者錄責之疏注名者至者也。上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云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滕蓋與厲同為九國之一者也。此何氏當別有所據。注不得至執之。上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不稱爵故知不得為伯討蓋未以叛命罪執之也。
注妄執至意也。解經書名義也不以其罪執仍稱名以著叛天子之命為襄公殺妄執之恥故也春秋於宋襄自
上九年宋公禦說卒不書葬至下二十三年宋公慈父卒不書葬中間盟曹南稱人宜中獻捷不言捷乎宋皆深為之諱為其有志行伯尊周攘楚憂中國功雖不成聖人不憚其詞重言複與之所謂重義不重事也
注月者錄責之。正以執例書時上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五人冬晉人執虞公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責之者責其執不以罪也通義云宋稱人者惡其專執也此盟主執諸侯之始特錄王月以王法正之以下執恣不月然則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三月晉人執邾婁子皆書月者彼皆不蒙月且晉平非伯主又不在錄責之例故知例時此月為深責之也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注因本會於曹南盟故

以地寶邾婁說在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

而屬諸侯曹彛背不服邾婁執用鄆子亦為不從約束伯未成故人之也大事表云曹南曹之南鄆今曹州東南八十里有曹南山又云詩曹風薈兮蔚兮南山朝齊毛傳云南山曹南山也今曹州南八十里有曹南山范氏謂曹之南鄆是也杜注孔疏以會于曹南謂在曹之都者非是一統志云曹南山在曹州府曹縣南八里
注國本至在下。舊疏云言此盟之前相與會于曹南其實此盟在邾婁故云寶邾婁也說在下即下注云不於上地以邾婁者深為襄公諱是也

鄆子會盟于邾婁疏校勘記出鄆子會于邾婁云唐石經宋本會下有盟字此脫毛本子誤人按傳云其言會盟何知無盟者有奪文也

其言會盟何注據外諸侯會盟不錄及曹伯襄言會諸侯疏

注據外至諸侯。下二十八年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園許是也。舊疏云舊本皆無及字。言外諸侯會盟不錄者。正以竟春秋上下無外諸侯會盟之文。若存及宜。下句讀之。按傳執會盟。問有二義。一問鄆子不宜獨與邾婁會盟。一問不言會盟于諸侯。謂上曹南之諸侯也。

後會也。注說與會伐宋同義。君不會大夫刺後會者。起實君也。地以邾婁者。起為邾婁事也。不言君者。為襄公諱也。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鄆子請已而許之。二國交怨。襄公為此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為邾婁所欺。執用

鄆子恥辱。加於宋。無異故。沒襄公使若微者。也不於上地

以邾婁者。深為襄公諱。使若不為邾婁事。盟而鄆子自就

邾婁為所執者也。上盟不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使若

下執。不以上盟為辨也。會盟不日者。言會盟不信。已明無

取於日。自其正文也。疏通義云。不言如會者。未至曹南也。

而為所要執也。邾婁在曹東。鄆西將如曹南。道出其國。按

似諸侯會。曹南後就盟于邾婁。鄆子不及會。遂如邾婁。就

盟也。非必為所要執。注說與至同義。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

伯會伐宋。傳云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彼注云本期而後

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注君不至君也。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曰公

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使若眾。然又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篈盟于防。傳曰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是君不會大夫也。君不會大夫而

經刺後會無信故知上曹南之會為宋公曹伯邾婁子之屬矣

注地以至事也。下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

陳侯如會此亦宜言鄫子如會矣而云如邾婁故云起為邾婁事也邾婁事在下

注不言至者也。解上曹南會書宋人等故也上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過于防使鄫子來朝傳云鄫子曷為使乎季

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使來請已以為夫人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

獸無異即此所云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已而許事也潛研堂答問曰季姬許嫁邾婁何氏何

以知之曰白虎通嫁聚篇春秋伯姬卒時弟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此必公羊家說傳九年伯姬卒十四年經季姬

過鄫子十五年季姬歸于鄫蓋季姬本伯姬之姊不欲為姊於邾婁而使鄫子請已為嫡故季姬歸鄫而二國之交

惡始於此其說是也襄公本欲和解邾婁與鄫反為所欺者按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將以屬東夷其時宋襄方彊邾婁必不敢擅用鄫子於會間必

邾婁以屬東夷等詞煽誘宋公因假宋襄之命執用鄫子故云反為所欺也宋襄以伯主之威受欺小國無異辱及

于宋故諱之使若微者會盟爾所以不稱君沒其公文也會間鄫本會誤人

注不於至者也。舊疏云上經云盟于曹南者實是盟于邾婁故以此解之所以不於上經地以邾婁者深為襄公

諱使若不為邾婁事盟而鄫子自就邾婁為所執者也按此亦盈乎諱之義

注上盟至辨也。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

可採取故錄也此順諱文故從賢君使微者例書月也若其不諱直書宋公則宜書日正以不信日盟事未訖邾婁

人即我鄫君不信之尤者也從微者例則下文之執似與上盟不同事可不上盟為辨也

注會盟至文也。校勘記云已明毛本明誤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不信者日故也言自其正文也者謂既言會盟即是

不信之正文不勞書日以見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己酉月之

梁惠王篇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彼雖非用生人此用之云者猶彼用之之用也

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
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
其所用處也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
女禍而自責之疏校勘記出血社云唐石經諸本同周禮
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惠士奇云山
海經東山經祠毛用一犬祈神注云神音餌以血塗祭為
神也公羊傳蓋叩其鼻以神社今本公羊作血譌穀梁作
與社與鄭注合通義云血社者饗社也日者用重于執也
與用世子有同例公羊古義云血當為血塗祭為神也穀梁作
與社山海經云祈神用血郭璞云以血塗祭為神也公羊
傳云蓋叩其鼻以神社音釣餌之餌禮說日以牲告神欲
神聽之曰神蓋兼取臍骨故耳从血用祈神聽故神从申
說文刀部刳下段注云周禮士師職凡刳珥小子職作珥
珥者饗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刳羽者曰珥小子珥於社稷
刳於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禘記云雍人舉羊升屋自

中中屋南面刳羊血流于前及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血皆
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是刳血之事也許云割傷
者正謂此禮不主於殺之但得其血塗祭而已血部無血
字蓋許依經作珥禘記注曰血謂將刳割牲以饗先臧耳
旁毛薦之是也周禮注引此作血社故惠氏以今本血為
血之壞字山海經注引此作血社亦讀如血字異義同神
蓋从神省耳又按小宗伯云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為幾社
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為餌元謂祈當為進禘之禘珥當
為血禘者饗禮之事據雜記說成廟饗之云雍人舉羊
是則禘用羊血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皆謂宮兆
始成時宜與饗廟同士師職云凡刳珥則奉犬牲或亦用
犬也說文有餌無珥珥故士師注云珥讀為餌也叩者玉
篇叩擊也禮學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
鳴論語憲問篇以杖叩其脛史記秦始皇叩關而攻秦是
也
注惡無道也。左傳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
事不用天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
用人其誰饗之明無道也
注不言至處也。左傳言用於次睢之社杜云睢水受汴
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

祠之蓋殺人而用祭按妖神之說及用人以祭皆社氏杜撰不足信非祀典所載故謂為淫昏之鬼爾此注云不言社或即左氏之次睢之社祭無用人之道故絕其所用處不言社明凡祭皆然也昭十年左傳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蓋作備於此矣

注曰者至責之。執例時此日故解之通義云謹按邾婁人自以女怨執鄫子而託罪其後會以說于宋耳左氏壹不知季姬事實乃歸惡于宋襄果爾則春秋舍宋而責邾婁理不可通也又託于魚諫語趙匡譏之曰凡左氏諤釋經文必廣加文詞欲以証實其事信哉斯言按孔說非是邾婁欺宋必以東夷為詞為宋襄銳意圖伯故也若但後會宋襄亦何至燥而為此公羊雖不責宋襄然既為之諱又沒公稱若微者明亦以襄公為罪首矣左傳紀其實公羊變其文耳邾子君也而稱人亦春秋貶爵之意也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注因宋征齊有隙為此

盟也疏左氏穀梁無公字春秋異文箋云陳蔡楚陳皆稱傳注當有說先是楚未與中國會盟此後楚遂得中國春秋書公所以責公也四國書人若曰與微者盟爾深為公諱使若非齊盟所致也

注因宋至盟也。舊疏云謂上十八年襄公征齊齊與宋有間隙齊遂構會諸侯之人而為此盟以謀宋矣按齊有易牙豎刁之亂宋襄帥諸侯以定之且史記左傳皆以齊孝公為宋襄所立今齊反以為隙合諸侯以謀之以德為怨故春秋人之書公會明非入皆諸侯也通義云復與以大信辭者諸侯之人相與就盟于齊以無忘齊桓之德故春秋深善之棄涉左氏為說也

注是後至宋公。下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按彼年宋齊楚盟于鹿上齊鄭陳蔡許男皆從楚盟是其得中國也仇宋既屬非宜復又致楚得諸夏故深抑之

梁亡疏杜云梁國在馮翊夏陽縣大事表云今同州府韓城縣西南二十里為梁國地秦滅之為少梁邑與晉之韓原錯壤後入于晉穀梁傳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注据蔡漬以自漬為文舉侵也疏

注据蔡至侵也。見上四年蔡漬與梁亡文法同蔡漬上舉諸侯侵蔡此上無侵伐文故据以問通義云据虞不與滅猶言晉人執不相比附似非所据

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注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

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

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

之君當絕者疏史記秦本紀後論曰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齊氏各南考証云魚爛而亡史

記秦始皇本紀後有此文但是漢明帝時班固答詔語非史記本文也梁亡之事史記秦繆公二十年秦滅梁為是也

注梁君至云爾。舊疏出梁君至絕者為史記春秋說文按著其自亡下當是何邵公語繁露王道云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

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

守立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

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而亡國君盡空春秋曰梁亡梁

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又云故王者愛其四夷伯

者愛其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

身春秋不言伐梁而言梁亡蓋獨及身者也通義云梁實

為秦滅緣其民先亡地乃入秦攻以自亡言之史記索隱

引宋均曰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爾雅釋器云魚謂之餒

注云肉爛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說文魚敗曰餒論語皇

疏餒謂魚鳧壞也魚敗而餒然也又引李巡云肉敗久

則臭魚餒肉爛按郭亦云肉爛不誤穀梁傳曰酒於酒淫

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

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道也注如使伐之而滅亡

則淫酒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按彼云大臣背

叛民為寇盜與此同為自亡也

注著其至絕者。校勘記出者其自亡者云鄂本宋本作

著其自亡者此誤繁露

云蓋愛獨及其身者也又曰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

其法也又王道云觀乎梁亡知枉法之窮是也按白虎通

諫諍篇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又

五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明君無道得去之所以孤惡君也包氏慎言云絕謂絕其祀也后非眾罔與守邦峻刑法者懼民之叛而以刑劫之土崩瓦解亡在一朝則宗社墟矣以民之去書梁亡秦始皇二世知此則無陳項之禍矣杜云以自亡為又非取之者之罪所以惡梁三傳義無大異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疏水經注泗水篇沂水北對稷門昔圍年新作南門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故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八丈餘矣亦曰雩門史記孔子世家齊人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無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謂此

何以書譏爾門有古常也

注惡其奢秦不奉古制常法

疏注惡奢至常法。繁露王道云作南門譏驕溢不卹下也穀梁傳作為也。有如其度也亡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左傳疏引劉賈先儒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孔疏云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與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故何云不奉古常也通義云南門本名稷門時僖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故譏其奢秦不用舊制也古語曰變古

亂常不死則亡劉敞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春秋不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郟子來朝

疏差繆略云郟穀梁作邾係誤字按今穀梁本無作郟者

郟子者何注

未有存文嫌不名故執不知問疏注未有至知

經取郟大鼎于宋是宋人滅郟在春秋前故隱二年傳云始滅於此乎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郟是也自爾以來不見存文明為失地之君例合書名而此文不名故據以難

失地之君也

疏通義云前為宋所滅寓於他國今更來朝計君壽考理猶得存

何以不名注

據鄧穀名疏注據鄧穀名。即桓七年書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

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禮記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此不名故問之

兄弟辭也注部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

於穀鄧也書內見歸疏儀禮喪服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故凡疎遠族屬皆以兄弟稱也此

云兄弟辭謂兄弟之辭也

注部魯之同姓。下二十四年左傳云富辰諫曰管蔡邠

霍魯衛毛聃部雍曹滕畢原豐郈文之昭也注十六國皆

文王子也是為魯同姓

注故不至穀也。舊疏云即不書其名是也何者若非兄

弟宜書其名絕而賤之繁露云盛伯郈子俱當絕而

獨不名為其與我同姓兄弟也為其同姓故雖失地猶當

尊禮之異於庶姓也

注書者喜內見歸。闕文

五月乙巳西宮災

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巳五月無乙巳

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小注大者謂正寢社稷

宗廟朝廷也此西宮為楚女所居止宜書火而書災者彼

傳又云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為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小有火如大有災是以雖小言災也義或然也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

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

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

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

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疏杜云西宮公別宮

梁以為閔公之廟孔疏云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是也

注西宮至云爾。莊十九年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媵之以姪娣從又曰諸侯壹聘九女是娶三國女也論語

八佾云管氏有三歸注引包咸說謂三歸是三姓女婦人

謂嫁曰歸蓋管仲以大夫而僭諸侯娶三姓女也

注禮夫至在後。周禮內宰注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

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
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
公羊雖不取三夫人九嬪二十四年傳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
然以理推之當夫人居中左右媵分居東西其姪娣各從
其長也知者穀梁桓十四年傳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
而藏之御廩疏引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禮記祭
義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
也江氏永鄉黨圖考載諸侯宮寢圖前列君路寢次君小
寢次夫人正寢次夫人小寢為得其制唯江氏永謂諸侯
夫人皆於正寢外別有小寢三則與何鄭之義皆不合劉
氏寶楠愈愚錄云曲禮疏周禮王有六寢一寢餘五
寢在後通名燕寢是王之六寢即王之六宮也陳氏禮書
謂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燕寢諸
侯之制殺於天子宮人疏路寢一小寢一側室一內則所
云是也如賈氏言是諸侯路寢居中別有二寢當名東宮
西宮夫人亦路寢居中別有二寢亦名東宮西宮東宮則
襄九年傳穆姜薨于東宮是也西宮則公羊傳所云西宮
者何小寢也是也惟然夫人有東宮西宮而無北宮在襄
十年傳言北宮者君宮在南夫人宮在北宮內宰憲禁令
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鄭注北宮王之六宮謂之北宮者

繫王言之是也通義云謹按周禮日以陰禮教六宮諸侯
半天子故三宮也傳云爾者取明春秋因事見法有西宮
則知有東宮有東宮西宮則亦知有中宮故觀於此經而
諸侯宮寢之制可得考焉按何氏所引禮文當是禮緯文
或逸禮語今不可考矣通義又云君子之為春秋該六經
而垂憲其設刺譏褒貶同乎詩序四序審五行同乎易記
王者之政列國之事同於書若乃因稅畝田賦以見田制
因作舍中軍以見軍制以卒葬舍賜以見喪制因公卿大
夫士名字之等以見官制因西宮以見寢制因世室武宮
以見廟制而至於禘郊烝嘗之節昭穆之位楹桶之飾靡
不畢舉蓋兼周公制禮之意乎

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是時僖公為齊所脅以齊媵為嫡

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

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

當為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疏校勘記云唐石

經鄂本作記災

也諸本作異誤通義云此於洪範應以妾為妻之罰云
注是時至生也。校勘記出以齊滕為嫡云宋本同鄂本
閩監毛本嫡作適釋文適本又作嫡漢書五行志上釐公
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宮災穀梁以為愍公宮也以謚言之
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為釐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
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
仲舒以為釐娶于楚而齊滕之脅公使立以為夫人西宮
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
災之故大曰西宮也左氏以為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
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災也經義雜記云按杜注
左氏謂無傳則班志所引當是解左氏者之言如劉歆輩
說知西宮災不獨一西宮也公宮為國君所居既不可斥
言東宮太子宮太子國之本也又不可言災故據西宮以
概之據董生說則知西宮即夫人所居僖公為齊所脅以
妾為夫人而居此宮故天災誅去之乃何氏既用董而又
采禮緯為夫人居中右媵居西左媵居東之說以西宮為
楚女所居然楚女無罪何反焚其所居又言楚女本當為
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言西宮而不言小寢皆曲說也范
解穀梁未能發明當以劉子政說補之三傳之學惟穀梁
最微今所宜急治者按左氏家以為公宮果為公宮不妨

直斥春秋何所忌而以西宮言之東宮太子所居居西宮
者何人乎雉門及兩觀災可謂災之重矣經皆書之舉重
可以該輕以公宮概西宮可也不聞舉輕以包重也如穀
梁說則當書新宮劉子政牽涉釐立妾母之事天即示罰
於閔宮何涉尤屬支離即如穀梁家劉子政說禘于太廟
用致夫人以夫人為成風當災及太廟矣不宜災及閔當
仲舒之說往往與何氏少異蓋又公羊先師傳授之殊耳
然夫人不應偏居西宮傳引魯子明云亦知諸侯有三宮
也則有中宮可知夫人居西宮左右媵反居中宮乎則此
當以何氏注為定怨曠之氣上千天和激而成災理所時
有不必災西宮即為示罰居宮之人也然則雉門及兩觀
災又宋災伯姬卒又將何說故修西宮不書明修所當修
故也後漢書呂強傳強上疏曰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
又陳蕃傳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蓋鉄
論備胡云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
皆與何義合也臧氏之言未可從
注言西至云爾。何意以西宮亦小寢之別經不舉其重
者故解之若以齊女本非夫人楚女不當反繫于齊女故
不以西宮繫之小寢也諸侯有路寢治外政夫人亦有小
寢聽內政故小寢為夫人統妾之所繫也劉氏解詁箋云

何君說本董子按穀梁子曰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為閔公也於義穀梁為長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云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奚斯者作是廟也經云西宮者知僖公季友奚斯不以閔序昭穆而別為築宮則齊僖之意不始於文公矣詩又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亦微辭也天戒若曰閔當序昭穆不當為築西宮故經亦云爾按劉氏此說殊為臆斷且公羊先師既指楚女所居亦不得以穀梁說羸入啖助趙匡之徒所辨何嘗無理哉

鄭人入滑

史記注引賈逵云滑姬姓之國大事表云高江入滑謂非維氏之滑而反取熊過之說以為大名之滑縣大謬滑縣在春秋止稱漕邑無滑之名漢魏為白馬縣隋開皇始改曰滑縣間有前代之名後世因之者矣未有後世所改革而前代可假用者也漕本為衛下邑所謂白馬與北岸黎陽止隔一河衛舊都在黎陽之廢衛縣為狄人所逐渡河野處去其國都不遠若先有滑國在焉戴公安得廬之則齊侯又安得駟滑之眾庶而更封衛乎若謂既為滑又以封衛則衛為鵲巢鳩居而滑為烏鼠同穴必無

之事也又江村云戴公野處漕邑與齊桓城楚立封衛皆在滑境滑蓋衛都所在故鄭人力爭之自古無與人爭國都之理以戰國秦之強圍趙邯鄲已為異事春秋時尚無此等且使滑為衛都則滑已滅於衛矣安得更謂之滑屬于列國而上煩天子之命乎江村蓋以傳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謂滑必鄭衛交界地縱氏遠河南非衛所及攷秦人滅滑傳秦師過周北門次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滑與鄭鄰近自不必言而衛之儀封亦在河南與滑非絕遠不必以此為疑也按以遠近言之則滑在維氏中隔鄭地其去衛不為不遠要非大名之滑當時小國附屬大國亦有相去絕遠者如江黃道柏之睦于齊是究非睦鄰事大所宜故滑亦不久即亡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注

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

疏

注狄稱

○上十八年伐衛狄稱人善其憂中國之心此稱人故為善其能與中國也左傳以為謀邢難是亦狄人有憂中國之心矣通義云以邢地者邢與盟也左傳曰為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前同義

冬楚人伐隨

注

叛楚故也

疏

桓六年左傳杜注云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引世本隨國姬姓

不知始封為誰水經注頃水篇東南逕隨縣西縣故隨國
矣春秋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為大者也楚滅之以為縣
蓋在春秋後
注叛楚故也。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闞穀於菟
帥師伐隨取成而還是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注貶狄者為犯中國諱疏注貶狄至

諱字誤蓋衍文也通義云狄不復稱人者附邢而後得進
明非憂中國不進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疏通義云不月者與襄公以不信

縣大事表云今江南潁州太和縣西有原鹿城一統志原
鹿縣在潁州府阜陽縣南方與紀要鹿城鄉在曹州曹縣
東北則去潁州遠矣水經注淮水篇東過原鹿縣南縣春
秋之鹿上也顧氏棟高取本續漢志濟陰乘氏縣有鹿城
鄉鄆元曰春秋之鹿上也則顧氏祖禹所本又水經注濮
水又東北徑鹿城南春秋傳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
並謂此亭也則與淮水篇文不合然杜預自指汝陰之原
鹿不以為左乘氏也

夏大旱疏通義云主書旱者譏不雩也上十一年穀梁傳曰
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范注喜其有益也則凡書

旱皆是雩而不雨此及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禮八月不雨
君乃不舉此夏已書大旱者蓋自此至秋仍不雨故經追
書於夏時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新作南門之所生疏注新作至所生〇見

志中之上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威
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疆
楚炕陽失眾又作南門勞民興役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疏校勘記云

本同解云左氏作孟穀梁所雩蓋誤或所見異按古音霍
同護與孟雩皆同部得通也杜云孟宋地范注同在陳田
襄邑縣西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城筐
城一統志孟亭在歸德府睢州界

執宋公以伐宋疏楚世家云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王楚王

辱宋公既而歸之穀梁傳曰以重辭也

孰執之楚子執之注以下獻捷貶疏注以下獻捷貶。即下

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是也

曷為不言楚子執之注据漢梁盟下執莒子邾婁子復出晉

人也疏注据漢至人也。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漢

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不舉執為重復舉伐者却質諸侯

求其國事當起也不為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恥說在下

也疏通義云故使若諸侯共執之者然沈氏欽韓左傳補

也疏注云宋襄雖無德中夏之上公也楚雖強大荆山之

蠻夷也若云楚執之則為禮樂之邦羞俾強梁之志逞聖

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執宋公故不言楚通義又云序楚

子於諸侯之上使主其罪也楚至此稱子者方將終傳之

篇貶若壹皆稱人嫌但是外楚常文須張其本爵於前貶

之於後意乃得顯按沈氏說亦即不與夷狄執中國義

將殺子君矣是却質求國事也故執伐並舉不專舉執君

冬公伐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稱使知楚子

疏注据稱使知楚子。正以使者上命下之詞故知楚子

貶曷為貶注据齊侯獻戎捷不貶疏注据齊至不貶。莊三

爵也其實彼書月即以刺齊桓威我此第據其稱侯不貶

與楚人殊耳

為執宋公貶疏沈氏欽韓云經不言楚子所以惡楚也戎狄伯以致此得志驕夸上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

曷為為執宋公貶注據上已沒不與執中國疏注據上至中國謂上執宋公沒去楚子也

宋公與楚子期以鹿上之盟注蓋鹿上之盟疏注蓋鹿上之盟謂上鹿上之盟約霍之會也

公子目夷諫曰疏上八年左傳曰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注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

楚夷國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

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注詐讓劫質諸侯求其

國當絕故貶疏通義云墮敗也說苑尊賢云宋襄公不用注詐讓至故貶釋文作謂讓云謂本亦作詐公羊問答

下問古有劫質之事乎曰於古未見也亦有之自此始傳執宋公以伐宋莊二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是也後世

之見於史者後漢書橋元傳元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有頃司隸

校尉楊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元家球等恐並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

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天下凡有劫質者皆並殺之不得贖以貨寶開姦路詔書

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三國志夏侯惇傳呂布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

共執持惇蓋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取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劫質大將軍復欲望生耶

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名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

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注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執迫盜盜遂殺之也

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按人君於此，又有不同。曹子求邑，則與之。楚人求國，則不與。諸侯死國，不死。邑之義也。劫人之臣，子以要其君，父並擊之，可也。劫人之君，父以要其臣，子並擊之，則不可。於此，當權其輕重矣。若祭仲目夷，真有當於春秋之義也。夫包氏慎言云：求其國，謂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絕而稱人，絀其爵也。劫質者，盜賊之行。因君而為盜賊之行，故絕。按今律有捉人勒贖，即劫質類也。通義云：故貶楚人之謏，以伸宋公之信。

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疏宋世家三

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是目夷襄公庶兄。本有讓國之意，故公云然。

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

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注所以堅宋公

意絕疆，楚之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言下不疊國字，後磨改同。今本此行及前一行皆本九

字此行後磨改，故亦十字。讀君雖不言句，國固臣之國也。句舊疏云：即言君假令不道，是臣之國。今國當是臣之國矣。所以堅宋公意，欲使宋公乃心在楚，不急求還也。又欲絕楚人使知宋難取，不復望之也。蓋目夷權辭以對與鄭成公被執，其臣公孫申之謀相似，有幸有不幸爾。

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疏莊三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

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

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

國。於是釋宋公。疏通義云：下經釋宋公是也。經不言楚釋者，

公晉大夫謀征，繕以輔孺子。晉人執鄭伯，鄭公孫申之謀曰：我改立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此喪君守國之上筭也。然鄭伯歸而殺申，其後子肅愍效之，亦以致禍。蓋襄公之於目夷，推誠不疑，君臣同濟，可不謂賢乎。

宋公釋乎執走之衛。注襄公本謂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也。

宋公愧前語故慙不忍反走之衛不書者執解而往非出奔也疏注走之至奔也。舊疏云決襄十四年衛侯衍出

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注

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

與執獲者異臣下尚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為錄

也疏注凡出至錄也。出奔歸書者桓十五年鄭世子忽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

歸者出入無惡有盜國不盜國之殊故分別錄之也下二

年注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詞

使若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盜國當絕故書入與復入也

其執獲而歸不書者本未失國臣下當君事之故其歸也

與盜國異且君若被獲於其獲時已絕故不必絕於其歸

也其下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下書曹伯襄復歸于曹又

以邾子益來八年歸邾婁子益于邾婁之屬是執而書歸

者當文各自有解不得相難也執與獲異執者有書歸書

人之殊故被執者亦不必皆坐罪也

惡乎捷捷乎宋注以上言伐宋疏闕文

曷為不言捷乎宋注据戒捷也疏注据戒捷也。莊三十年

為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伯憂中國也不用目夷之

言而見詐執伐宋幾亡其國故諱為沒國文所以申善志

不月者因起其事疏毅梁傳曰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

同毅梁無善宋襄之意故不以為襄諱
注襄公至善志。通義云高襄公故不與楚捷乎宋也
注不月至其事。以獻戒捷書六月也起事者舊疏云春
秋之義滅國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

月齊人滅遂之類今此宋公幾亡國是以為諱之去其月以起其賢

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注據上言守國知圍也疏據戰乃

有捷言捷者起戰也而不言戰者起圍也經之大例圍不言戰故知此言捷不言戰者是圍辭也

注據上至圍也。即上傳歸設守械而守國是也舊疏云舊本傳注三者皆作圍字唯有守下知上一國字以其有皆作圍字者誤

為公子目夷諱也注目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

之功故為諱圍起其事所以彰目夷之賢也歸捷書者刺

魯受惡人物也疏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救

君者即上傳宋公釋乎執是也楚釋宋公後不見有圍楚

文故知解圍也繁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

然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

也故諸侯父子兄弟而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

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又云故春秋之道

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

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

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

宗廟苟息死之責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責先君之命也

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責先君之命耳通義云目

夷之事欲彰其賢而反諱之此聖經之高義賢傳之達言

蓋以鳴其孝者非令子矜其忠者非令臣原臣子之道莫不欲尊榮君父故讓德歸美過則稱己曹羈以義去公子目夷以仁守二子易地皆然目夷有成勞矣羈雖不克濟君於難而並有愛國之心惻惻然目夷要殊武安倖敗之意終鮮慶鄭愼諫之懋春秋緣羈與目夷之心而君死國辱為之不忍言焉斯二臣之風期千載可想矣按注言諱圍起其事者謂起其設權救君之屬是也因以彰目夷之賢注歸捷至物也。莊三十年書齊侯獻戎捷見王魯義此貶楚子稱人故受捷者亦從乎貶例矣刺受惡人物所以深惡楚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注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

侯也不序者起公從旁以議釋宋公會盟一事也言會者
因以殊諸侯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丑月之十一
薄下云臣瓚曰湯所都一統志薄縣故城在歸德府商邱
縣西北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証云亳有三一南亳後漢
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即景亳湯
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
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即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
伯為鄰葛在今梁國寧陵之葛鄉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
百里豈能使民為之耕乎亳今穀熟是也其說精矣王氏
鳴盛尚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為西亳而別以蒙為北
亳穀熟為南亳按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即
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
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即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
傳注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
義云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謐又以與葛鄰乃是居南
亳時事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始居商丘後遷
居亳當五遷之二水經注汜水東經大蒙城北大蒙在今
商邱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東南四十里湯

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即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封
之謐說似非無稽但馬鄭唯言湯曾居商丘商丘本不名
亳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薄縣不言
是亳可見謐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為三其
實蒙穀熟古但名商丘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
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如班鄭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既
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商丘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
去止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即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
奈何於數十里中強分為二以充三亳之數其辨二也商
丘平衍與成皋等地大不類河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
三也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沛陰東平及東郡之
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皆微子所封社猶稱亳當時
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於此文下又云昔堯游成陽舜漁
雷澤湯止于薄則此為湯所游息之地後人遂稱亳在梁
國沛陰山陽之間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蓋
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
稱梁國晉又改薄為亳且改屬沛陰故臣瓚謂湯都在沛
陰亳縣者即其所謂在山陽亳縣者也亦即司馬彪所謂
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即皇甫
謐所分屬于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薄薄也非亳也立政

三毫鄭解為遷毫之民而分為三毫本一也安得有二按
薄與毫同聲而不同韻王氏分毫與薄是也杜氏於此無
注

注言諸至侯也○即上宋公楚于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上文歷序其辭此總言諸
侯故得起其為上會諸侯也

注不序至宋公○舊疏云若其序之宜云公會某侯某侯
即無以見公從旁而來是以不序諸侯以起其義按若序公
則知魯公從旁而來是以不序諸侯以起其義按若序公

會某侯某侯于某則嫌別為此會故無以起公從旁議釋
故但書諸侯明公即就彼諸侯而為薄之盟霍在今之睢
州因與薄近也穀梁傳曰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

與之盟目之也又曰會者外為主焉爾
注會盟至侯也○舊疏云上言會于霍下言盟于薄明其
一出之行而更言公會諸侯因以殊諸侯矣

釋宋公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注据執滕子不言

釋疏注据執至言釋○見上十九年舊疏云不言楚子釋
宋公者何氏廢疾公羊以為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

出楚耳通義云執而釋者自天子釋之以歸書自諸侯釋
之不書此特書故問之

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注善信公能與楚

議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疏通義云與

與言說贊成之也以公有力焉故從內錄釋也經傳釋詞
云爾猶此隱二年公羊傳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是亦

此也此公為爾也公與議爾也言公與為此公與議此也
注善信至力也○周禮典瑞云穀圭以和難又調人掌司

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宋襄賢者僂公能會諸侯與為和議
故並善之焉穀梁傳以為不言楚不專楚專釋彼注引何

氏曰春秋以執之為非不以釋之為罪責楚子專釋非其
理也公羊以為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釋之日
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以公

與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
義無違錯劉氏申何云如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于
諸侯也通義又云自是盡二十七年僂遂背齊宋合衛以
睦于楚春秋之所深責故其盟皆日以危之其會皆不致
以略之義或然也



